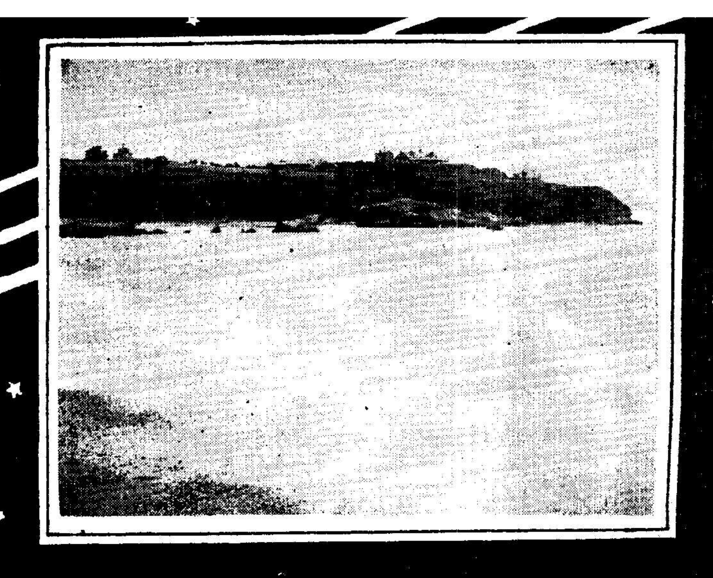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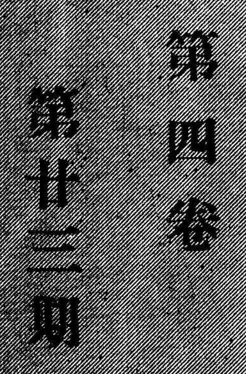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廿三期



要目

IV No. 23 JUNE 19 1927

嚴慎予鬻書

海甯嚴先生以六法自娛成一家妙格文章旣馳其令譽縹緗自逸乎羣倫鬻書非志投刺盈門人識米顛酒酣草聖享藝林十載之淸名却洛下千金之厚贈同八人等久接麈談益欽風節俛以著作之餘閒結古歡於金石幸獲所求爰訂此則同登寶晉之齋藉作換鵝之帖

楹聯 堂幅 屏條 五尺各六元 每加一尺各二元
榜書 每字二元 一尺以外每字四元
扇冊 每件二元
壽屏 碑誌另議 泥金加倍 潤資先惠 磨墨加一 十日取件

王一亭 李浩然 袁履登 虞洽卿 胡樸安 葉楚傖 褚慧僧 方椒伯 胡政之 沈聯芳 楊千里 王西神 錢新之 王省三 嚴獨鶴 同啓

收件處 望平街國聞通信社 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浙江路
華豐印刷所 新北門永安街源泰豐號 大昌元九福
堂及各紙號 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

上海銀行週報十週紀念特別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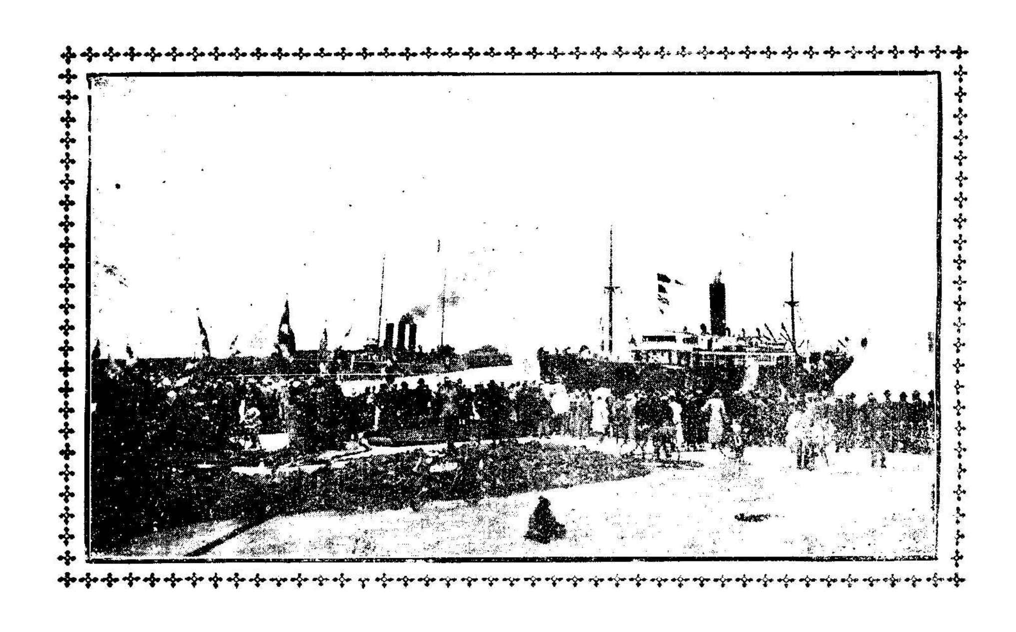
〈贈送書券〉〈優待定閱〉〈雙十節發行十週紀念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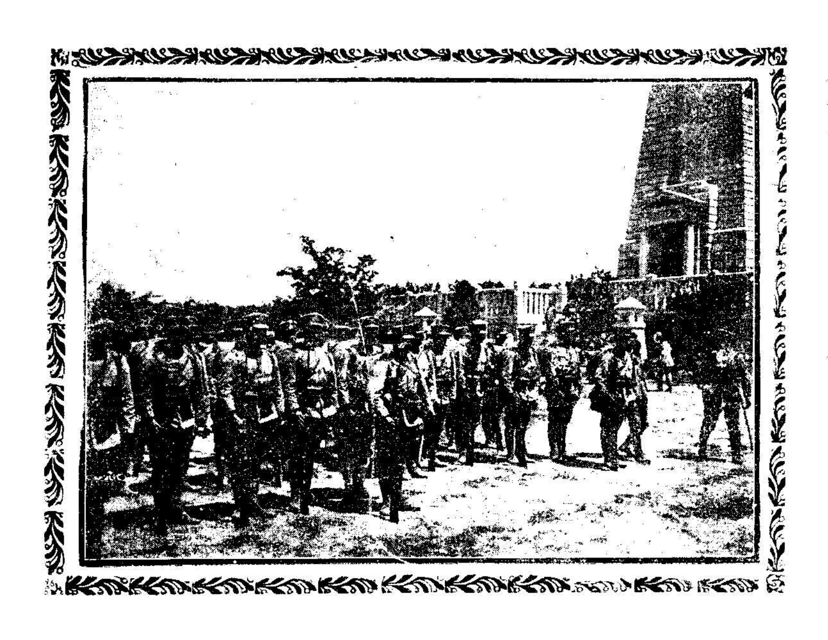
本報創刊以來已屆十稔承 愛讀諸君不棄紛紛定閱無任欣幸茲於本報十週紀念發行五百號之時特訂優待定閱辦法自五百號發行之日起至本年雙十節前所有新定及續定各戶一律優待贈送與 本報定價相等之書券在此期間機會難得幸勿交臂失之 本報於茲十週紀念本當與五百號同時發行紀念特刊一種嗣以時局影響交通阻滯特約撰述稿件郵遞費時未能即行出版況爲求內容完備起見定於本年雙十節發行在此期間從容籌備尙望 愛讀諸君賜敎以匡不逮

△優待簡例 一定閱本報全年（定價五元）若贈送書券五元 定閱本報半年（定價三元）者贈送書券五元 一期限自五百號發行之日（五月廿四日）起至本年雙十節前一日即十月九日止 一在上項規定期限以內無論新定續定一律以直接任本社（上海香港路四號本社）定閱者爲限 一贈券詳細規定印於書券背面一覽便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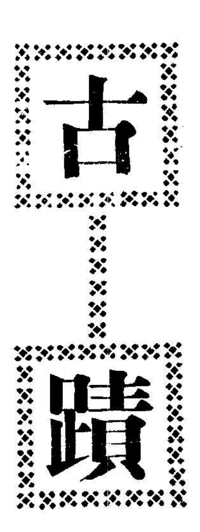
日本出兵青島





日本田中內閣決定以保護日僑爲名出兵華北五月三十一日日兵到達青島上圖爲日艦長常丸傍岸時旅青日僑之歡迎者下爲整隊赴滙泉忠魂碑前致祭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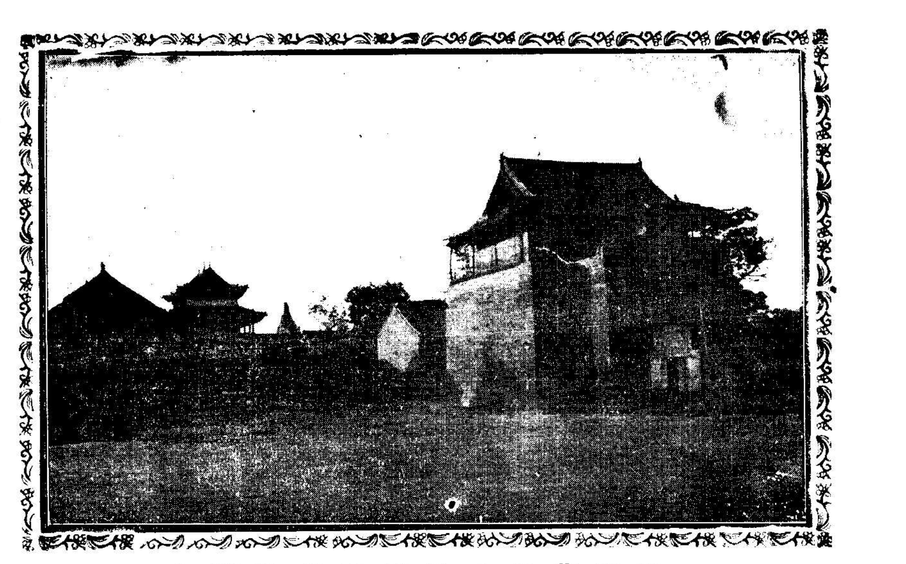
（寒松君攝）





山東泰安城內岱廟之秦政無字碑

圖中矗立之天然岩石即是



洛陽曹操中軍帳又名點將台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二十三期目錄

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七卷四期出版

〔要目列後〕





巴爾幹之兩大問題

——阿爾巴尼亞與比薩拉比亞——

記者

今年以來。巴爾幹問題。復成歐洲政局之危機。其爭點有二。而復密切相關。即阿爾巴尼亞問題與比薩拉比亞問題是也。前者旬日以來。爭持益烈。今尚未知其所屆。後者以日本未批准四國協約之故。暫時無聞。然問題自在。且影響於中國。又究其根原。皆爲英俄爭鬪中之一幕。故中國人不容以隔岸觀火之心理視之者也。茲對此兩問題略爲歷史的敍述。俾閱者藉此考察其變遷。注意其歸宿焉。庶幾爲研究國際問題者之一助。

(一)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者。歐戰後之新獨立國也。其地濱亞德利亞海。北接猶哥。南隣希臘。西與義大利隔海相望。總面積約一萬七千平方英里。人口近百萬。無確數也。其境內多山。北境尤爲山地。民族爲阿爾巴尼亞人。身長多膂力。髮作黑色。而南境埃比拉斯人。俗近希臘。多信回敎或希臘敎。北部則多屬回敎。居於最北端者。最强悍。勇於私鬭。自古與塞爾維人爭。全境文化低微。未嘗爲統一國家。閥族相爭。無代茂有也。地舊屬土耳其。但未設治。爲外藩之一。羈縻而已。當奧大利强盛時。奧義兩國皆垂涎之。一八八七年。俄土將開戰。奧義曾訂約。聲明維持亞德利亞海等處現狀。及一九〇〇年。兩國再訂約。名阿爾巴尼亞協約。重申維持阿爾巴尼亞現狀之意。至一九一二年。三國同盟改訂新約。三國聲明承認此奧義協約。迄歐戰勃發。此約有效。惟奧義協約規定倘至現狀必不可維持。締約國之一方。須占領其領土時。應爲其他一方。別求補償。歐戰既開。義奧交涉此事。久而不決。義大利遂先中立。而後背盟參戰焉。奧義所以爭者。無他。阿國海岸線及其港灣。歸何方所有。則何方於亞德利亞海軍事上操絕對之優越權故也。奧國又嘗與塞爾維亞爭。當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起也。奧國欲占領阿國某地。並驅逐其境內之塞爾維人。以德義兩國反對作罷。歐戰將起前。爲阿國劃界問題。奧塞又爭執。要之迄歐戰爲止。爲義奧塞之爭。歐戰以後。奧何瓦解。退出舞台。而塞爾維則成猶哥斯拉夫之新國。故又成爲義猶兩國之對抗。此外交上變遷之大略也。阿國之有政府。自巴爾幹戰爭始。有埃撒多巴夏者。阿國軍官。代土耳其統帥守境。一九一三年三月。戰終。五月。倫敦會議。決議將阿爾巴尼亞由國際共管。當是時。阿國出現兩政府。北爲埃撒多。南爲某瑪爾。互相爭鬭。列强遂迎德國威托邦之維廉者。入主阿爾巴尼亞。一九一四年三月。即位於杜拉曹。然國亂如故。是年秋。歐戰起。維廉於九月棄位而去焉。維廉既行。埃撒多率兵入杜拉曹城。稱臨時大總統。一九二一年。大使會議公認爲獨立國。一九二四年。前王威廉運動復位。未成。是年夏。阿國爲爭遷都事。內亂蜂起。大肆殺戮。顯官被暗殺者無算。卒以曹格爲大總統。遷都於諦拉拿。以至今日。此內政上變遷之大略也。

歐戰期間。義大利之行動。有可言者。一九一五年四月。倫敦密約。許義大

利得有阿爾巴尼亞中部一帶之地。當時俄國主張以北部斯克達里一帶。與塞爾維南部之埃比爾斯。割與希臘。此約若行。阿國全瓜分矣。義大利之參戰。此為交換利益之一。遂進兵哇羅拿一帶，自由占領。迄歐戰終止。殆已占全土四分之三。而義軍所占地。開道路，建銀行。儼然有久居意也。然巴黎議和時。美總統威爾遜，倡民族自決。否認倫敦密約。義國大憤。而不能抗。和會卒承認阿國為獨立國。一九二〇年加入國際聯盟焉。

自是而後。義猶兩國之爭開幕矣。猶哥斯拉夫者。戰後成立之新邦。以塞爾維為中心。而合舊奧國領土之波斯尼亞。赫爾柴哥維拿。克羅西亞。達爾馬夏四省。與意斯托利亞•加尼俄拉•加林西亞•三省之各一部分。（此三省。一部分仍屬奧國。一部分歸義大利。）再加以孟的格羅國而成。其與義大利。首為阜姆問題。爭執數年。阜姆者。舊奧國良港。在亞德利亞海之北端。猶哥甚欲得之。然義人以強力爭。先占有之。威爾遜在和會干涉。而義國幾因此退會。一九二〇年。乃訂拉波羅條約。劃阜姆為自由市。及墨索里尼執政。一九二四年。以羅馬條約。宣布阜姆為義大利領土。而與猶哥國以巴羅斯港及小三角洲。其爭遂寢，而猶哥不能忘也。又達爾馬夏省之一部分。及北亞德利亞海峽之若干島嶼，亦以巴黎和約。割與義大利。亦猶哥不滿之一原因。達爾馬夏既歸猶哥。不應再割剖之。至義國所占諸島。乃在猶哥之海岸。義國會藉口為防東方之來攻，實則有席捲東岸之勢。故猶義兩國之爭。不僅以阿爾巴尼亞問題已也。然猶哥國力。究不敵義國。故一讓於阜姆。再讓於諸島。至於阿爾巴尼問題，猶哥慾望。不在獨占。惟求築一路通海。一九二一年以來。猶哥乘阿國劃界未定。曾有侵入北部事。但受各國干涉而止。猶哥歷任政府。力求義國諒解，嘗盛傳義猶欲訂密約。瓜分阿國未成事實。一九二四年。義猶之間。成立一約。聲明兩國如與第三國訂結有關於達牛河流域及巴爾幹地帶之任何條約時。須互相商議。猶國最近之內閣，亦以親義為政策，要之猶哥不欲明與義國為敵。惟當維持現狀，而暗中扶殖自己一部分勢力於阿國，其政策屬於消極者也。義大利不然，按義奧相爭時為爭海權也。猶哥則無海軍。亞德利亞海，本為義國控制，義猶之爭，本可不作。惟墨索利尼。採積極政策。有囊括近東之野心。其於阿國也。先貸以五千萬里拉、（義幣）而取得海關及煙草鹽專賣權為擔保。以義國殖民公司，監督用途，復代設阿國中央銀行。其資本由義國銀行任之。所有阿國鐵路道路港灣等。俱以義國管理。私人企業。亦多屬義人，故經濟方面。阿國年來已化為義國之殖民地，迨時機已熟。而遂有去冬之義阿協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阿國都城諦拉拿。簽訂一約，世稱為諦拉拿協約，其發表於外者，有兩項，（一）兩國認為如阿爾巴尼亞政治上及領土上之地位發生變化。則有妨於兩國之利益，（二）阿國不得與第三國訂立有反於義國利益之政治協約。或軍事協約，據此約解釋阿國已等於義大利保護國，故猶哥大驚。外務大臣仁奇。立時負責辭職。內閣瓦解焉。猶哥所尤畏者。慮義阿尚有軍事密約。且義大利今春批准比薩拉比亞條約。（其事見另項）有拆散小協約團體之嫌，今年四月。義國召匈牙利外交總長白托倫至羅馬，訂義匈友好條約。許匈牙利船舶自由出入阜姆港。猶哥甚驚懼。蓋匈猶仇邦也，猶國之地。多割自舊匈牙利。匈國因以微弱。幾不能國。故義之親匈。有壓迫猶國之意也。猶哥自今春三四月後。動員阿境。阿國亦備之。蓋猶哥無如義國何，徒欲遷憤阿國，阿國訴之國際聯盟。英法德議派委員團調查。猶哥拒之。四月。猶義曾直接交涉。一時傳已諒解。然近日實益嚴重。十日前來電。猶阿將斷絕國交。

本月十五日電。猶阿國交已完全斷絕。兩國外交官。下旗歸國。此最近情形也。

（二）比薩拉比亞問題

比薩拉比亞者。羅馬尼亞東境之一省。（北緯四五至四九東經二七至三〇）。東北隔杜尼斯特河。與蘇俄烏克蘭聯邦相接。西南以布爾托河為界。與羅國孟達威省為隣。面積約四萬四千四百餘平方基羅米達。地無山嶽。富於農產。為東歐之一沃壤也。古為羅馬民族之地。自一三八九年。（明洪武二十二年）以來巴爾幹諸國。俱臣服於土耳其帝國。羅馬尼是時為哇拉西與孟達威兩侯國。奉土國正朔。比薩拉比亞。（以下簡稱比省）即屬於孟達威省。及自俄國大彼得之南下。蠶食土國。一八一〇年之戰。土軍敗績。求和。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嘉靖十七年）遂訂布加列斯托和約。以比省割與俄國。此為俄國占有該省之始。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克里米亞之戰。英法義三國。助土耳其以抗俄。俄敗。開公會於巴黎。是年三月三十日。巴黎條約成。併哇拉西孟達威為一國。宗主權仍屬於土耳其。每年納貢。而許其自治。此羅馬尼亞國成立之始。並劃比省南部三縣與孟達威焉。然及俄土再戰。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柏林會議。又將此三縣歸於俄羅斯。而承認羅馬尼為完全獨立國。此歐戰以前之經過也。

一九一四年秋。歐戰勃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羅國參戰。苦戰經年首都淪陷。幾遭亡國之禍。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帝政解體。列寧倡民族自決主義。芬蘭等紛紛獨立。烏克蘭亦稱聯邦。得自治權。比省居民。半數為羅馬尼亞人。餘為猶太俄羅斯人等。至此見俄國已脫離協約團。遂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宣布獨立。三月二十七日比省省議會。更宣言合併於羅馬尼亞之祖國。其後一九二〇年三月。英法義日羅五國。在倫敦立約。承認比省為羅馬尼亞領土。是年冬十月。英國首先批准。法國次之。於一九二四年批准。義大利最晚。今年三月批准之。惟日本尚未批准。此歐戰以後迄今為止之經過也。

五國條約始終為蘇俄所否認。故此事在羅國為已了之問題。在蘇俄則為未決之懸案。此問題之所以應重視者在此。試察羅俄雙方主張之理由。羅國理由。為民族主義。即該省居民多數為羅人。久慕祖國。俄之占有。乃由強奪而來。況民族自決。亦為列寧之主張。俄國理由。則謂俄國領土。列強無權處置。安有不經蘇俄同意。而變更蘇俄領土者。故五國條約自為無效。至俄國主張。在使該省人民再行投票。苟為人民之意。俄國不反對也。一九二四年三月。俄羅曾派代表會議於維也納。俄代表請再投票。羅代表拒之。無結果而散。以至今日。又聞蘇俄真意。不在復得該省。而在反對羅人之虐待猶太。蓋羅人最虐待猶太人。常有慘戮。蘇俄以解放猶太人為政綱之一。而羅國之對猶太人政策。不能期其改良。此其所以相持也。

❖ ❖ ❖ ❖ ❖

以上敘兩問題之歷史概略既竟。更進而略察其外交的背景。義大利七年未批准比省之約。前年義羅訂友好條約時。且特避此案不談。則足見義國對蘇俄之顧慮。亦更足知今年三月突然批准之有故也。察去年八月英外相張伯倫與義相墨索里尼密晤於義國海岸利哇挪之舟中。越三月而義阿協約成。更越三月。至今年二月。英國對俄發強硬之抗議。三月義國批准比省條約。由此時日之簡單關係。已足明歐洲政局之底蘊。此無他。英國反俄。故助義國發展。而交歡羅國。亦足以掣蘇俄之肘。然

因黃義之親密。先招法國之不安，蓋法義競爭之國，於地中海於非洲於近東。皆為爭覇之主體。且小協約國。為法國所組織。今義國之親羅而排擠。不啻破壞小協約之團體。而歐戰之後。法國基本政策。在於防德之復仇。其援助小協約。庇護波蘭。莫非為此。然自洛迦諾條約之後。法德漸親。其防德之必要日少。遂乃集中於對義。此歐洲今日之大勢也。然吾人所尤應注意者。為日俄關係。日本何所愛於蘇俄而不效義國之批准。蓋欲留以為操縱之具。至其最欲使蘇俄承認者。為關於日本在北滿之發展也。大抵數月以來。尚無何具體之結果耳。

（巢隱老人自輓聯）

◀〔松〕▶

元和鄒詠春福保。由探花官至講學士。當清廷退位後。杜門不出。自稱巢隱老人。民國初年。以微疾去世。六十有八。病中自輓十餘聯。擇其最佳者云。六十年看破紅塵。身非我之身家非我之家。名利從今多擺脫。一剎那超昇碧落。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夢魂何處哀逍遙。又云萬事皆了然於懷。前生了了。今年了了。來生了了。一切本空諸所有。上界空空。中界空空。下界空空。又云有富有貴有壽有妻有子有孫人生五福齊全。可以去矣。不貪不嗔不痴不殺不淫不盜。佛法六根清淨。庶幾近之。又云此去亦然。且與諸君來世會。吾生雖已矣。還求當代善人多。又云昨為寄旅客今作逍遙遊。請看衮衮百年。那有常住之理。上報君父恩。下還妻子債。自笑區區一片帳。居然貿清而行。又云不入地獄。不登天堂。度刼何須僧道。又云尚有餘書。尚留破屋。守成自待兒孫。又云四大本皆空。算他從古忠賢。同歸一盡。百年真似夢。看遍而今世界。切莫重來。無一語不曠達。實無一語不沈痛。清夜讀此。如聞古寺鐘聲。

湖南軍農工衝突事件

記者

湖南長沙於五月十九日以後發生軍隊與農工衝突事件頗足聳動一般人之視聽茲就該事件發生後之情形及各方文電彙紀於右以供讀者參考

衝突之經過

長沙於五月十九日晚有工會糾察隊二十餘人。往何健住所搜索。經隊兵拒絕。發生衝突。糾察隊去後當即派兵圍攻總工會。同時省垣駐軍。紛起應援。時工會將大門緊閉。用機關鎗迫擊砲將門打破後。所有糾察隊盡數繳械。並同時捕獲執行委員會幹事人員甚多。事後分向各處解散農商工各團體。並捕獲辦事人員多人。並繼續在省垣各處搜查。殺戮共黨產徒數人。事後何健軍閥信。當即通電政府。嚴責工會糾察無故擾亂。後方要求政府派人調查。持平辦理。唐生智亦有電對部下軍隊。令守紀律。對政府亦以調查明確持平處理爲詞。武漢方面。當即派陳公博譚平山。鄧紹汾。彭澤湘。周馨山等五人爲特派委員。前往調查。而工會各執行委員。已紛紛逃散。將機關暫移湘潭。二十一日工農兩會領袖郭亮譚影竹。與共產黨領袖夏蔓伯柳直荀等。往湘潭湘鄉一帶。調集農民自衛軍。準備反攻。二十三日。在湘潭集合農軍二三千人。有槍一千餘枝。由柳直荀統率指揮。圍攻縣署各徵收機關。縣長程一中因未在署。故得脫險。該農軍即將縣署槍支奪去。並將署內會科長與權局夏局長捉去。程縣長於二十五日逃至省垣。呈報一切。除柳直荀所率農民自衛軍。在株州易家灣一帶集合外。同時湘鄉各處農軍。在株州集中者亦數千人。意圖進攻省垣。省政府一面派三十五軍留省部隊。在省城南門外猴子石。架設機關槍挖壕布防。一面電調岳州周副師長磐。率兵兩團趕速到省助剿。周於二十五日晚九時。乘車抵省。分駐文廟與教育會一帶。政府準備以三十三團許克祥部。向湘潭進攻。以周磐所部向易家灣進攻。二十四日常德地方農民糾察隊。亦有與駐常德第一旅熊震部隊衝突事。該亂軍並在德山集中。圖攻熊軍。熊派兵將常德工農兩會武器繳出。並將德山集合羣衆。以武力解散。二十六日駐紮漵浦之第八軍警衛旅長陳漢章。亦電告辰谿漵浦兩縣暴徒。有藉運動爲名。別有所圖情事。已經將兩縣工農各機關。一律解散。至於湘潭農民自衛軍。將縣長程一中逐去。劫奪團防與警備隊

槍支後。即於二十五日開往黃土山姜畬一帶集合。縣中僅留百餘人。據探報柳直荀等派人在湘潭。湘鄉。衡山。寧鄉。醴陵。攸縣。安仁。茶陵。等處號召農民自衞軍已集合數萬人。因各縣並無防軍。故易集合。省政府派第三十三團。由湘潭前進。第三旅王錫濤派駐寶慶之范新帆團向湘鄉前進。會同夾攻。省垣防務。由第三十五軍第一師部隊擔任。該師長葉琪。本由武昌乘飛機赴湘。在咸寧附近。因機壞遇險。傷及胸腿。已折回武昌醫治。葉部先遣隊第三團李仲任全部。則已抵省。赴湘查辦衝突案。據省政府代主席張翼鵬。駐長各部隊此次之舉。係爲自衞而起。因工農糾察隊持「打倒反動派何健」與「解散三十五軍」等旗幟。糾衆劫奪三十五軍槍枝。捕拿三十六官兵。槍擊三十三團查街隊兵。軍人始起而自決。以武力解散其機關。事前並未奉上級長官命令。惟此種臨時緊急的自衞的行動。上級長官。亦不能不認爲正當。且同時益陽常德湘潭漵浦辰溪等縣。均發生工農暴動。在湘全部官兵。對於解散之舉。一致同情。上級長官。尤不能漠視軍人意見。有所偏倚云云。唐生智則於廿六日由駐馬店電長沙。謂已派葉琪周斕兩人尅日回湘。鎭攝一切。至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臨時辦公處。召集各區黨部。在曾公祠開救黨擴大聯席會議。到代表五百餘人。公推張翼鵬爲主席。首由張氏報告。謂二十一日晚事變經過。實爲武裝同志最誠懇的救黨運動。各武裝同志。一年以來。從事國民革命。其努力奮鬪的精神。不僅爲全民衆所欽佩。即各國人士亦極稱譽。乃所得結果。適與相反。各地暴徒。對於善良人民。隨便捕殺。雖眞正農工。亦受摧殘。此不僅眞正國民黨員所不應爲。即共產主義亦不如此。以致前方軍食。後方民食。均起恐慌。危險及於北伐。且復陰謀毒計。擬於五卅運動之日。舉行大屠殺。並搶劫軍隊槍枝。尋殺查街員兵。各武裝同志。遂起而自決。剷除暴徒分子及其機關。觀湘鄉湘潭等縣農民之嘯聚。可見該暴徒先前原有準備。向武裝同志及一般民衆進攻計畫。現重要分子。一概逃往各處。一以靡爛地方。一以傾覆國民黨與總理主義。各武裝同志。出而鎭壓。不僅是救黨。並即所以救民衆。惟救黨救國。非僅武裝同志責任。要大家共同負責。竭力肅清各地暴徒分子。至以後究應如何努力奮鬪。切實救黨。如何鞏固第二次北伐勝利。如何恢復農村經濟。流通糧食。接濟前方餉米。請大家發表高見。最後議決結果（一）組織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推唐生智。張翼鵬。蕭翼鵾。彭國鈞。仇鰲。周榮光。許克祥。李殿臣。李仲任。王東原。張敬兮。陳其祥。左學謙。粟時鴻。張開璉等爲委員。（二）擁護唐總指揮。促進二次北伐成功。（三）擁護省政府行使職權。（四）全省清黨組黨一切辦法。由委員會負責擬定。（五）由委員會通電各處聲明救黨運動情形。以息謠諑。（六）取締暴徒分子大本營的各學校。（七）請政府明令懸賞通緝暴徒首領。格殺勿論。私藏暴徒首領者同罪。（八）救黨用費由政府撥給。此外並議決密電駐岳州之周副師長斕。張團長岳。周團長希武等。將武昌方面特派來湘查辦二十一日事變案之譚平山陳公博彭澤湘三人。（共產黨領袖）就地拿獲處決。

各方之文電

△何健在信陽所發聲明態度電。（上略）頃據職軍長沙後方留守處全體職員號電稱。皓夜十句鐘。突有工會武裝糾察隊數十人。梭標數十人。分向留守處蜂擁而來。勢甚洶洶。當經警戒兵士解除武裝。旋經張總參謀長電令釋放。槍枝發還。亦即遵辦。嗣後應如何辦理。乞即電示等語。竊兩湖地境。近日往往有與最高黨部政府命令相反之衝動。如截車扣米。殘害軍人。拘殺

戚屬。抄沒田產。甚至士兵十數元之匯欵。亦被扣提。反響所及。軍中不安。職以忠實之心。曾作直言之吐。不敢忍默。情實無他。今乃擾及職軍後方。長沙非僻遠之區。命令乃共守之律。擬懇鈞處派員拿辦乘機搗亂之人。以明眞相。再革命爲民衆唯一的出路。三民主義。是救時的良藥。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職認識最清。信仰最切。當此北伐時期。反動到處挑撥。特附聲明。藉息謠諑。職何健叩印。漾(二十三)

△駐常德第一旅長熊震報告省政府電。 密。我湖南武裝同志。自去年興師北伐。遵守三民主義。實行國民革命。所以一年以來。攻克武漢。消滅孫吳。革命勢力。由長江流域而達到黃河流域。革命空氣。由國內民衆而傳播世界民族。現在北伐進取。又復節節勝利。奉魯兩張。指日可滅。革命軍之能力。其所以如風湧磅礡一往直前而不可遏者。豈僅我武裝同志之勇力向前。亦全賴農工民衆之熱心贊助。或則踴躍輸將稅欵。或則聯絡鞏固後防。彼此團結。共同奮鬥。以收軍民切實合作之效力也。豈知近數月來。暴徒及搗亂份子。假共產名義。利用黨的威權。以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汚吏口號。而實行報復誣害欺凌詐索之事實。專橫壓迫。有類羣魔。致使一般平民。無不傾家失業。而無知農工。爲會章束縛。今日示威。明日運動。不到者。即須罰金。失言者。指爲反動。偶語棄市。等猛虎之苛。滿目喪亡。過沙場之慘。我武裝同志。別離鄉井。犧牲一切。拚命於槍林彈雨之中。而家室田廬父母弟兄。亦同受彼羣魔之勒捐逼捉者。不知凡幾。近來若輩兇燄益張。甚至在省城竟有槍殺我武裝同志及捉去我在省官兵之舉動。使我省政府諸公。均萌退志。我政府通電稱。近數月受黨之指揮監督。庶政日荒。失業在途。財源涸竭。金融緊急。米荒鹽荒。相繼而起。軍隊火食。應付不靈等語。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職旅駐常。自問並未獲罪民衆。乃本月敬日上午。職旅査街部隊第二十團第九連士兵李學英王自强等。復又被農工糾察隊刦搶刺殺。於是衝突以起。秩序以亂。同時並有大部工農。在德山集合。希圖暴動之消息。警告傳來。不勝駭異。此等暴徒。若再任其暗藏黨中。利用威權。則人民之痛苦。旣不能解除。而武裝各同志將益趨危險。我武裝同志爲努力革命鞏固後防擁護政府保護人民自求護衛起見。不得不予以相當之取締。誠恐彼輩故造謠言。駭人聽聞。特電奉陳。敬希査照。第一旅全體官佐士兵夫及政治部人員叩敬(二十四)印。

△唐生智致湖南省政府電。 長沙張代主席鑒。并轉張馮鄧董各廳長鈞鑒。養「二十二」漾「二十三」兩電均悉。夏部亂變。漢都亦爲搖動。其時何劉兩軍長業已入豫。八軍在漢衛戍。極爲出力。智猶慮及我武裝同志。或尙未認識。致引起各方誤會。迭電指導各軍師長力持鎭靜。芸樵「何健」來駐馬店。亦經詳細商榷。均能澈底了解。該軍尤奮勇北伐。已抵前線。不料竟有皓「十九」晉「二十」馬「二十一」連夜之衝突。深堪浩嘆。除轉呈中央派員來湘疏解外。仍盼共荷仔肩。妥籌善後。所請全體辭職。暫毋庸議。茲定辦法如左。「甲」長沙周圍許團各軍留守處軍隊。及八軍三十五軍教導團駐省各連。概歸張總參謀長指揮。維持治安。非有命令。不許有何舉動。「乙」召集在省各軍隊中級官及獨立連隊留守主任。開一會議。請兄等切實指導。並由各部隊聯合張貼以下之標語。擁護中央黨部。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軍事委員會。擁護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擁護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擁護佛化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一致革命。剷除造謠惑衆的反動派。擁護第二次北伐。打倒叛黨叛國的蔣中正。「丙」右列標語。署長沙軍界全體會議之名義。即日貼出。並飭各部隊照

標語意旨切實遵行。所繳槍枝。一律發還。此外望與省市黨部。向各民衆團體共負疏解之責。以消弭後患於無形。特復生智叩敬等語。查湘垣軍民衝突。必有奸人挑撥離間。應請鈞會派員查明處理。並派職部秘書長鄧紹汾隨同中央特派員前往。調查解釋。以免再生誤會。惹起糾紛。黨國幸甚。職明日赴漯河前方督戰。謹聞。職唐生智叩敬(二十四)印。

△唐生智致省黨部省政府電　國限即刻到長沙省黨部省政府。革密。迭據湘省來人及各士兵報告。前線軍人。在湘境各縣眷屬財產。常被暴徒侵害搶掠。甚至兵士付洋數元同家養贍。亦被農會牽去。妻室被人奸誘離婚。種種令人痛心之事。不絕於耳。軍心極爲不安。異常焦灼。凡在省城內外各軍人眷屬財產。應由防軍不分彼此竭力保護。並與省市黨部及各團體特開會議。遵照迭次明令及黨部決議。共負保障責任。切實執行。如有暴徒侵擾。應即嚴懲。並責令賠償損失。各縣鄉鎮。應由省黨部省政府省農協總工會。各飭所屬。一律遵照辦理。並剴切布告。以安軍心。是所至禱。生智叩有(二十五)印。

△長沙省工會致唐生智電。　(上略)夏「指夏斗寅」逆謀叛。經我軍前方軍事勝利之聲。鎮威壓。及討夏將士之用命。已漸告肅清。方期後方鞏固。軍民團結一致。以對付吾人最後頑強之敵人。不圖噩耗飛來。我革命軍先進之湖南。鈞座直接統轄有光榮歷史之革命軍隊。駐長沙三十五軍許光祥團。竟於馬(廿一)日無端以武力解散全省總工會及所屬各工會與農民協會省黨部。攻圍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槍殺三十餘人。並繼續按捕革命同志。加以槍斃。附近之各縣農民協會。亦遭摧殘。頓使光明燦爛之湖南。一變而爲白色恐怖之域。其摧殘農工。藉口反對暴烈分子。幾與夏逆斗寅之行動及口號一致。此不但顯與鈞座素日之革命主張。及擁護總理三大政策之意旨。完全違背。而且正當河南軍事方殷。鄂南討夏血戰之時。該團此種行動。何異擾亂後方秩序。爲敵人助威。敝會及武漢民衆。認此事形勢嚴重。關係匪輕。應請鈞座根據素所主張決定辦法。約束所部。停止慘殺革命民衆。嚴申革命紀律。妥籌善後辦法。以定危局。而安人心。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下略)

△武漢政府之訓令。　長沙駐在軍隊與農工糾察隊發生衝突。已由中央派遣特別委員會前往查辦。此次衝突原因。須俟得特別委員會報告。始得其詳。當此國民革命積極展進之際。欲求革命根據地之鞏固。革命線之嚴整。端賴革命的民衆與革命的戰士。深維生死相共休戚相關之義。以精誠結合。始終無間。誤會必須免除。錯誤必須糾正。反革命者之挑撥離間。必須杜絕。國民革命始可底於成功。無論何項團體及個人間如有糾紛。應向黨部及政府陳述意見。請求解決。黨部及政府。必負責爲之處理。不得各逞忿怒。輕啓釁端。否則中央必執行革命的紀律。予以嚴厲之制裁。特此告戒。凡我同志。念之毋忽。此令。

△湖南省務員等辭職電。　〔上畧〕同人尸位政府。數月於茲。因制度之更新。政府一舉一動。須受黨部之指揮監督。能力本薄。困難又多。以言庶政。則百務日荒。失業載途。而無矯正綏集之力。以言財務。則稅源早枯。金融紛紊。而無培養補救之術。鹽荒米荒。相繼而起。軍餉火食。籌付不時。將士方忍飢冒刃於前方。親屬正飲泣流離於故里。應領之薪餉。久無着落。舊有之財產。多已喪失。馬日事變。其原因多由於此。同人心力交瘁。匡正寡效。自知負咎已深。寧敢靦顏戀棧。刻已電呈總座全體辭職。並懇嚴加處分。以謝同胞。惟是二期北伐。成功有期。諸公追隨總座。歷著賢勞。愛國愛鄉。必多碩畫。務希力維現狀。鞏固後防。則同人雖去之時。猶承愛之

日也。敢布悃臆。諸祈亮察。張翼鵬。馮天柱。張開璉。彌壽萱。董維鍵。同叩。

△湖南救黨運動會討共產黨電。本省各駐軍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均鑒。以黨治國。載在黨綱。凡百設施。胥遵黨命。政府受其指揮。人民賴其利益。甚盛事也。吾湘政府。自去夏改組以來。發號施令。咸遵省黨部之指揮。事實具在。共見共聞。所惜真正國民黨員。大都奔走四方。在外工作。致使本省最高黨部。咸為竊黨求榮及藉黨營私者所盤據。彼輩以國民黨為招牌。以銷售舶來物為目的。廣布黨羽。播作威福。打倒封建制度。非無界限也。彼輩則藉以剷鋤異己。發展農工運動。非無涂轍也。彼輩則藉以招納亡命。如飲狂藥。毒敷全省。國民革命。本各界共同之責任。彼輩強事軒輊。煽惑農工。始則驅農工與其他各界鬭爭。繼則驅農工交互鬭爭。終則驅農與農鬭爭。工與工鬭爭。折斷聯合戰線。發揮部落思想。未及數月。遂令市井蕭條。失業滿目。田多荒蕪。邑有流亡。假使歲月浸深。不知凋殘何似。各國因產業發達。促無產階級之形成。而尚有以圖存。彼輩以破壞產業。促無產階級之形成。而使輾轉就死。顧猶自詡為無產階級之救星。自欺欺人。言之不怪。現在錢荒鹽荒米荒。到處見告。釐稅鹽稅雜稅概無收入。公私破產。救濟術窮。謀生靡階。為梗至此。外交方略。理應統一。政府已三令五申。不惜婉商切告。彼輩利令智昏。不顧一切。陽以快一時之人心。陰以行彼黨之詭計。日日以擁護政府自誓。事事與政府為敵。促各帝國主義者之協以謀我。而陷外交於狼狽不堪之域。藉非蓄意搗亂。何致喪心若此。革命軍人。秉性坦白。勇於犧牲。彼輩以其質直易欺。對甲挑乙。對丙離丁。必使相怨相讎。一一供彼驅策。有不受其誘惑者。暗即予以打擊。明則加以誣蔑。手段卑汚。無所不用。將士親屬。動輒誣為豪劣殺之。將士財產。動輒指為地主收之。以致同仇自危。壯夫短氣。近更變本加厲。指使爪牙。圍攻軍隊。但期彼輩得逞。地方之糜爛。生靈之塗炭。非彼輩所顧惜也。至於青年學子。頭腦本極純潔。閱歷尚屬淺薄。正宜加意培養。蔚為國器。彼輩利用其方剛之氣。奪其學業。授以邪說。宣傳示威以外無研究。搗亂破壞以外無事功。甚至昌言革命無庸讀書。智識亦應打倒。倫常喪盡。禮教蕩然。究其用心。不使人才絕跡不止。逞彼輩一時之私。圖壞國家百年之大計。謚為公敵。誰曰不宜。類此之事。更僕難數。此種蹂躪黨國。殘害人羣之暴徒。早應徹底剷除。徒以政府受其劫持。人民未及聲討。坐視流毒。愧憤何極。茲因民意之督促。爰幡然以改圖。謹陳四義。昭告省民。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迥然不同。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勞資合作。實為必要。除遵照先總理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遺策。以示調劑外。此後本合作精神。使農工商為平均之發展。親密之聯合。不蹈畸重畸輕相傾相軋之覆轍。凡從前未經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釋放。未經政府核准之沒收。一律發還。曩日暴行。悉予滌除。此其一。外交重大。影響全國。後此應付。悉秉中央成模。不逞一時之意氣。而授帝國主義者以口實。此其二。前敵將士。鏖戰經年。備極勞苦。此後應充分接濟其餉糈。保護其親屬。尊重其財產。調融其意見。此其三。各有子女。均望成立。此輩青年。實為中國未來之主人翁。此後務使安心求學。儲學濟世。庶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誓以至誠。執行斯事。總期脗合先總理之主義。政府之命令。全省真正之民意。奉以馳驅。罔敢陵躐。羣策羣力。救黨救國。所望各級黨部各民衆團體同矢救國之熱忱。共除害羣之暴類。恪守權能遺訓。監督政府。而不加挾制。扶助政府。而不事包圍。則以黨治國之效用。計日可程矣。敢布腹心。惟希明察。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臨時主席團許克祥周榮光李殿臣王東原張敬兮叩。

湘省自經此次農工衝突以後。僉歸罪於從前黨務及農工運動之失當。因發起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臨時辦公處。推定周榮光（警衛團長）李殿臣（八軍教導團長）許克祥（三十三團長）王東原（三十五軍教導團長）張敬兮（十三軍留守主任）五人爲主席。陳其祥爲駐處常務委員。邀請仇鰲。彭國鈞。蕭翼鯤。彭兆璜。俞楲。劉壽康。劉謙。廖漢瀛等。迭開會議。討論救黨方式。及今後對於黨務農工步驟。決定先將全省各地黨部農工商協各會。一律改組。由眞正國民黨員出而主持。所有强暴執委。得綑送來省處決。並將改組事由。及以後進行方策。揭舉四點。略謂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逈然不同。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勞資合作。實爲必要。除遵照先總理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遺策以示調劑外。此後本合作精神。使農工商爲平均之發展。親密之聯合。不蹈畸重相傾相軋之覆轍。凡從前未經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釋放。未經政府核准之沒收。一律發還。曩日暴行。悉予滌除。此其一。外交重大。影響全局。後此應付。悉秉中央成模。不逞一時之意氣。而授帝國主義者以口實。此其二。前敵將士。鏖戰經年。備極勞苦。此後應充分接濟其餉糈。保護其親屬。尊重其財產。調融其意見。此其三。各有子女。均望成立。此輩青年。實爲未來中國之主人翁。此後務使安心求學。儲學濟世。庶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此其四。誓以至誠。執行斯事。羣策羣力。救黨救國。所望各級黨部。各民衆團體。同矢救國之熱忱。共除害羣之暴類。恪守權能遺訓。監督政府而不加挾制。扶助政府而不事包圍。則以黨治國之效用。計日可程矣云云。該救黨委員會於二十九日通電成立。設清黨組織宣傳農民工人婦女青年七股。推定張敬兮長清黨。李毓堯長組織。何飛雄長宣傳等。並於二日通告各縣市黨部組織救黨分會。厲行清黨。並議決所有黨務。須重行登記。在登記期間。停止介紹新黨員云。



托爾斯泰與德謨克拉西

夢湘

托爾思泰的曠世的文名，和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已竟值得後學的景仰。在他的幾本小說裏，也曾表現出平民革命的重要義意。他在人生派的位置，更無須我來替他介紹。

他的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一個「愛」字。他的人生觀，也就是根據這個字來的。他以爲世界人類都是一家，都應當互相親愛的。不應有許多區別，以致互相殘殺。世界上一切苦痛，都是人類違反人生自然法則所得的罪咎。人類如果能順從這個法則，就能夠免除痛苦。這人生自然法則是甚麼呢？就是這個「愛」字。人類是由愛而生的，「愛」可以使人類爲他人謀幸福。免去一切的爭奪。所以他說「愛與犧牲是眞正的幸福。」又說：「眞理不過就是愛罷了。」

他在俄國未解放農奴以前，就成爲偉大的文學家。並且在他的傑作裏，有許多描寫革命以前的俄國狀況。直到半受羈束的時代，甚且到一八六一年土地的革新。——俄國的鄉村，大地主，農民的革新，政治的黑暗，——他努力於這種平民文學，足有四五十年的工作。他一邊描寫着他們國家進化的程序，更依照着當時的情形，提出許多重大而深奧的問題。他的天才的發揮，我們應對他有相當的感謝。因爲像我們在世界退化的封建的國家革命時代，他實在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並且賜與我們全人類的問題，使我們盡量領略。他的崇高偉大的人格，實在足令後人驚歎。他的靈敏的腦筋，和活潑的手腕，更足使我們欣賞。他的作品，祗要看了以後，總能引起人的同情。他從一種壓迫與反抗裏，寫出那奴役的困苦的社會制度來。寫出那時代階級鬭爭的情形。所以他的作品，漸漸能變成平民的產業。

說到他的人生觀。他以爲人生的眞義，就是尊奉眞理的意思。若能夠尊奉眞理的意思，那人生最高的幸福，便可以達到目的。因爲理性的生活，是博愛，是服務，是忘却自己，是不畏死的，這一點我們在他作所謂無抵抗主義的小說或戲劇裏可以看出。如「呆子伊凡，」「空大鼓」「活屍」裏都可以表示出他犧牲自己的精神。人生裏頭，實在有人類不得理解的目的存在，我們爲這種不得理解的目的，努力奮鬭。就是人類的運命，因爲人類(現在)可以達到的目的是有限的。然橫於人類前面的目的，是無限的。我們要想接近這無限的目的，——就是人間生活的意義，人生的意義，怎麼解法呢，還是不外向這無限的目的前進，——時時刻刻努力

猛進罷了。他曾說過：「無勞動則無人生，：：人生之義務既盡，而後始可以了人生的意義。」誠然，世界沒有不勞動而能生存的人。不勞動的人，又安可以生存。所以我們應當知道勞動爲人生最大的義務。不盡這種義務，就不應享人生的權利。至於那些不依了這種生活律生活的人，他所過的生活，或者不能叫作「人生？」我們更應當曉得，人類是爲種族而生存，各個人，不過爲他的同胞盡力罷了。他人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這是托氏一生勇於犧牲的一個出發點。他依了這種思想，從事文學。結果替他被壓迫着的同胞，解去桎梏。使他們脫離地主與資本家，打碎王權和貴族權。就依俄國現在的情形說，當初要沒有托氏的培育。恐怕難以這樣生長吧；他無時不敘述當時社會制度的慘酷，政治的腐敗。就像「一生流罪」裏的主人翁，因爲政治的黑暗。本來一個無罪的人，活活的在監牢裏就擱了一生。又如「復活」裏頭的主人翁聶赫留道甫，無法醫治他精神上的痛苦他雖是個貴族—大地主—但是因爲良心上的懲罰。要不贖罪就拿十倍的物質來補償，也是不能享一個快樂的人生的。並且這本小說，描寫良心作用，非常細膩。又如「黑暗之勢力，」也是描寫農民生活狀態，和呼號着被壓迫階級反動的。他的這幾部名著，讓人看了。不由的發出一種反抗的思想；憤怒的表示，和叛變的行爲。

俄國的第一次革命—中產階級革命，—所獲的成績，祇是打倒俄皇的專制，和大地主制度。却依然保護中產階級的法則。托氏那時的作品，關於農民運動的力量和弱點。仍是不遺餘力的描寫。那種激昂的態度，和指導民衆的熱情。在他對於政府與教會的。

熱烈評論裏，赤裸裸寫出在田奴時代那些官吏的壓迫，專橫，教會養成的昏聵，欺騙，狡詐，—所積成的，被壓迫階級憤怒。他很簡明的揭起一面民治主義的旗幟，剛強的排斥私有財產和土地。對於資本主義激昂的非議，好像發熱的火山，從他的心坎噴出。他努力地喚醒同胞的自覺和反抗。至於他攻擊教會，和他對宗教的觀念，更是特殊的。他在晚年嘗建立宗教的思想。但他所謂「眞理的宗教，」却與世間一切的宗教不同。他答日人某君信內解釋他的宗教說：「我所謂「眞理的宗教」，與彼教此教却不相同。乃是集合各宗教共同的要點。（人類平等是宗教的共同要點）採取他的長處，拋棄他的短處。建設成一教，以求人羣眞正幸福，並且以衆生平等，世界大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爲目的。」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他攻擊教會的原因，和他所謂「眞理的宗教，」的精義了。因爲當時情形，實在有令人目不忍睹的慘酷。要想改進人類生命的狀態，非將全世界人類所認爲正誼的民德，另建一教，以領導之，簡直沒法收拾。所以他著作中所說的宗教，就是眞理的宗教：上帝就是眞理，也就是愛，他極端反對當時的一切宗教。他在他作的「罪惡之源」裏，大罵當時的耶教，他說：「人民陷入苦海的原因，就是由於這個假耶蘇教招牌的僞宗教所作的孽。」可見他恨極僞宗教了。後來他答日本人信內又說：「革命黨，安那其黨，主張無宗教主義，鄙意都極贊同。」耶教也因爲他太誹謗教會了。在一九〇一年，加以著作教授，「不信上帝，背反正教。」的罪名，把他驅逐出會。

那時正是他迷信無抵抗主義的時代，他認爲凡事能從無抵抗中可

獲得勝利。對於自私自利的人，不持對抗態度。祇是表示自己博大的胸襟。殺掉敗劣分子的小氣。他覺得要想破壞政府的專制，非對政治抱消極態度不可。因此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持旁觀態度不去參加。他的思想，由壯年期入於老年期，也可以說由激昂而入於冷靜。更可以說是由實現而入於夢想。他要拿一付冷冰冰的面孔，來表示熱情。要用一種消極的態度，表示無抵抗的抵抗。其結果理想和目的，乃背道而馳。他徒有拯同胞於水火的大志，却不容易親眼看到成功。此後他的心緒愈變惡劣，他的抑鬱也愈增加了。他的家庭間因之也起了風波，他終在晚年離開他的妻女，去過孤獨的生活。甚至他的女兒的諫言，一句也不聽從。可是到了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他被病魔纏住了，接着他便死了。可是社會主義却一天一天的澎湃了。

由他的思想的表現，我們可以悟到帝國主義的必須排除，因爲他們但求達自己的欲求，以强暴的勢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於自己的肘腋之下，這種情形，在國與國家間，民族與民族間，地方與地方間，閥閱與閥閱間，黨派與黨派間，在在皆有，在世界之中所謂「大歐羅巴主義」「大美利堅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在歐洲之內所謂「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在亞洲有所謂「大日本主義」在中國從前有所謂「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這些主義，都是一個娘胎裏養出來的，並沒有甚麼區別，凡持這種主義的被壓迫民族，都應該反對，預料他們的結果，一定要失敗的，因爲不顧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他的擴大，即是別人的削小，他的伸張，即是別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別人的衰弱，他的增長，即是別人的消亡，一方的幸運，即是他方的災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禍患，在强者固然自以爲得，然而在弱者遏鬱日久，亦必迸發，而謀所以報復與抵抗，况人之欲大，誰不如我，苟有許多强者爭起大來，即使他們不敗亡於衆弱的反抗，也粉碎於兩大的俱傷，其結果必失敗於「平民主義」之前無疑。

總結起來，他的思想，可是說是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府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爲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爲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地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他們祇有互相的「愛」着，同情的生活着，其間全沒有統治與附屬的關係，只有自由聯合的關係。這樣的社會，纔能够達到托氏的理想，纔能够使人滿意，這樣的德謨克拉西的社會裏，纔能够有自由平等的個人，

他雖死了。可是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在世界文壇的人生派裡，得了很高的名譽，和很優美的位置。給世界各國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留下了幾粒革命種子。他對於封建制度，教會流毒，私有土地，的貶評。足使生產階級的民衆，生出一種覺悟，以熱烈努力，拯救自身。準備將來戰勝資本主義建設新社會制度。解脫了以人開拓人的鎖鍊。永遠滅絶戰爭。他的平民主義，好像要達到目的了。

六•七•夜•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六月十日起至十六日止）

北方政局

本週北方政局忽有根本變化。即安國軍諸將領公推張作霖爲海陸軍大元帥之事定於十六日之順成王府會議是也。先是奉方將領本主擁戴張氏爲大元帥。其議發動於半年以前。其時內部反對者大有其人。張氏本人亦嫌形式不變。不肯聽其實現。迨最近豫魯戰事不利。曩昔認爲不妥者。今成主張最力之人。孫張入京以後。諸將迭有會議。僉以爲非如此不足以振作士氣而資統帥。十六日下午三時乃始完全決定。是日下午五時張並約顧問梁士詒葉恭綽曹汝霖曾毓雋梁鴻志五人至府告以此事。諸人當然不持異議。其事遂大致決定。護憲內閣之顧維鈞。本已早思解脫。原擬辭總理而留外長。近則毅然決烈欲將外長一並卸責。此最大動機一由王寵惠南行。知北方萬無可爲。一由閣員主角之湯爾和羅文幹已決絕不幹。湯且貽書訣別而去。顧乃斷然舍此雞肋。於十六日以總理請內長胡維德兼任。蓋十四日安國軍將領會議議決以潘復組閣。顧益無戀棧之餘地。一俟張氏就大元帥之職。即當下令以潘復組閣。而北京城閣當又是一番氣象矣。茲附錄顧維鈞致諸閣員書如次。自來內閣下台未有如此次之冷落無聊者也。

馨吾（胡惟德）敘五（張景惠）鈞任（羅文幹）志清（任可澄）香航（潘復）仁兄總長公鑒。敬啓者。維鈞猥以菲材。爲國服役。上年樞府空虛。政權無屬。復値國際條約正屆修改之期。國本瀕危。將有中斷之虞。幸從諸公之後。共負維持之責。初意數月之內。大局自有解決之方。故爾勉任外交。兼權揆席。一身兩役。本已兼顧不遑。加以體氣素弱。不勝繁劇。遂致胃病復作。屢經乞退。未能如願。因循遷延。以至今日。乃內憂外患接踵而起。

將任新政制下之國務總理

潘復

維鈞既無慮患之謀。復乏解紛之術。神明內疚。憂積彌深。近日以來。舊疾因而加劇。中西醫家。皆謂病根甚深。非謝絕百務。靜地養息。藥餌不易奏功。値國家多難之時。論匹夫有責之義。維鈞亦何敢惜其頂踵。避難苟安。無如弱病之軀。不能治事。素餐尸位。更將貽誤國家。茲已具呈懇請開去本兼各職。冀得稍事休養。免成痼癈。現當攝政時期。一切政令。本皆取決於國務會議。不以維鈞一人之進退爲重。除湯杜楊三總長不在京外。遇有重要事件。於後繼內閣未成立以前。仍可由馨吾總長。暫以首席資格召集在京閣員。議決施行。中樞政務。免於停輟。至於對外關係。此際尤爲重要。已有院令派外交王次長蔭泰暫行代理部務。俾得照常進行。一面仍望　諸公迅與雨帥賡續協商。速定改組內閣方法。維鈞亦已函陳雨帥。請其主持。總期人心有所繫屬。而復國本不致動搖。同舟半載。諸賴匡襄。咎積災生。不克相與終始。臨穎惶悚。諸乞鑒察。不宣。顧維鈞啓。〔六月十六日〕

日本對華

日本田中內閣成立後。標榜對華積極政策。曾擬召集駐華日使及重要地點之總領事等回國開會。討論對華方針。先期派員赴長江調查。以資參考。適鄭徐撤兵。形勢驟變。乃令延期召集。而山東出兵則已實行。乃本週此項會議。突定於二十日開會。故芳澤日使於十一日奉到訓令。十三日出京回國。該會以田中首相爲委員長。委員除芳澤及吉田駐奉總領事矢田駐滬總領事三氏之外。森外務政務次官。出淵事務次官。植原參與官。小情報部長。木村亞細亞局長。齋藤通商局長等諸氏。因必要或令安廣滿鐵社長。兒玉關東長官。並陸海軍人之二三參加。亦未可知。由此將於對中國對滿蒙根本政策並當面應付之策。加以審議。吉田氏於十五日由奉啓行矣。矢田於十七日由滬出發。先曾赴南京一行。與蔣介石晤見。日首相田中語人。茲會並非開會議之程度。僅集合一堂。交換報告而已。氏又一再聲稱。對於以中國國民自覺爲基礎之新興勢力。有甚深之同情。對於其欲合理的達成國民的希望。不吝爲精神的援助。是以對於內政糾紛。不加何等干涉。自不待言。且相信中國問題使其國民處決



怱怱回國之芳澤日使

爲最善。同時日本之合理的權利與僑民之生命財產則始終保護。不妄行撤退僑民。放棄多年築成之經濟的基礎。日本對於北方中國有直接且重大之政治經濟關係。故希望其國內之平和與秩序維持。並國際道義之確保。就中於滿蒙日本之利害關係最爲重大。故禍亂波及於此處之事。在日本之所不忍云云。芳澤臨去北京時語人。亦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爲言。要其事殊爲內外所注意。同時又有一引人注目之事。即日本前任陸軍大臣山梨大將於十二日由日本到津。十五日到京。小住即行。所

至訪問各方。一若有重大任務者。尤以田中個人對奉方當局之關係。惹出許多謠諑。蓋山梨固田中同學至好。其來世人以代表田中個人目之。故行動益為中外人視線所集者。實則今日日本之不許軍閥外交之越軌妄行。即中國亦不容再有外人援助中國一黨一人之行動。日本軍閥果有陰謀。亦終見其徒勞而已。

和戰形勢

軍事沉靜。已兩星期。在前此十數日中。妥約之聲浪。甚囂塵上。上週張韓回京。主張尤力。奉軍幹部。以茲事體大。特召張宗昌孫傳芳來京。共同商洽。適張孫佈置魯南防務。已大致完竣。遂於十一日下午聯袂抵京。一時安國要人。咸集京城。大開其時局會議。張孫新為蔣敗。對蔣銜恨自深。尤以孫氏以五省總司令之尊。寄食魯東。益憾蔣次骨。矧蔣最近尚欲消滅孫部實力到底。其於蔣當然不願與共戴天。韓麟春本與孫暱。以自孫張到京。奉蔣妥協。遂成過去新聞。而奉方致憾於晉閻之過於取巧。奉晉合作亦瀕於危殆。主戰派竟大張氣焰。而主戰者又為迭次敗挫之人。更是令人詫怪。先是張孫未來之前。奉天老輩人物。反對妥協者。本已大有人在。嗣經頭腦較新者詳述潮流之變遷。奉方萬不容不順趨勢。固執已見。且稱幹部贊成三民主義。決非捨已從人可比。且對於退兵及善後辦法亦剖析無疑。老輩中始漸次了解。而在主義上不再有反對之表示。不過晉方所請改稱國民革命軍。換用青天白日旗一層。終覺不能應允耳。迨張孫到京。盛稱蘇魯兵力足能一戰。又謂三民係專為治黨。未必宜於治國。青天白日之黨旗。尤不應用以代替國旗。為此說者以孫為最激昂。其崇論閎議。大足為反對妥協者張目。於是甫經萌芽之和平基礎。遂不免大受打擊。而不絕如縷之奉晉寧妥協聲浪。至本週之末。亦更覺微乎其微矣。究其原因。仍以奉晉戒心未泯。故張孫之說易入。而張孫本身感情與利害。尤均不利於妥協。據南京傳來消息。蔣方似亦終認張孫為時局之梗。必欲解決山東而後已。十五日之晚已赴徐州。進行第四期作戰計畫。魯省前途。其為時局完否之寒暑針乎。至奉晉間誤會之未能冰釋。最要原因。仍在晉軍增防獲鹿。甚至謂晉有砲兵兩團。增至井陘者。晉方則一再辯解。謂增兵井陘。完全不確。祇有一營曾到獲鹿。現已開回晉境。至於晉省河北各渡口。悉設嚴防。決不讓任何軍隊過河云云。觀此可見閻氏尚在力維情感。不願破裂。惟奉方所謂出兵黃河北岸三府會同設防一節。晉方意見。以為奉軍尚未改旗易制。與晉軍立足點不同。在奉晉形式上尚未一致以前。晉殊不便與奉方公同為軍事動作。在公式方面則迄未回答。因承認則為對馮唐宣戰。拒絕則為對奉系絕交也。奉方於晉



敗後氣盛之孫傳芳

閻困難情形。固非不知。然而終未釋然也。

南方情形。據外電傳稱。鄭州會議結果。決以馮玉祥于右任。主持豫陝軍政。唐生智回漢口。頓理湘鄂內部。夏斗寅軍九日佔大冶縣城。進迫蘄水黃州。上游之楊森軍。及張聯陞于學忠部。亦有策應夏軍。會攻武漢之說。而駐贛之朱培德。亦正式表示右傾。武漢方面業將朱免職。以王均繼任第三軍長。因此長江形勢。突然變化。入豫各軍如張發奎部等。皆紛紛撤回。蓋為自衛計。不得不然。而南京態度亦似於唐無可調和。就今週形勢觀察。唐可以反共而不能不反蔣。馮則不反共亦未反蔣。外訊謂馮不勝共產派之包圍。十日左右已由鄭州回潼關。其軍隊則沿隴海路駐紮。並未過河。果爾則中原形勢更為國共勢力消長之關鍵也。

鴻溝畫界之京漢黃河橋

各國增兵

各國對華增兵。本週仍繼續未已。日本雖於山東悍然出兵。然於京津。卻未增兵。日前雖有由滿州派遣兩千兵增駐京津之說。但迄未實現。各國增兵京津。以美國為最多。英法次之。九日晚英兵一連來京。當即開往使館。九日晨抵秦皇島之鮑特聯隊第二營英軍。十日開抵天津。駐英國兵營及和平洋行棧房。英軍艦迪斯迫齊號。亦於十三日由滬開威海衛。第二批開來天津之法兵五百名於十二日抵津。內有安南兵一隊。在東局子駐紮。聞於日內尚有法國步兵一營陸續來津。另有砲兵一隊。亦將由法國開來。預測法國在華北將增至五千名以上之兵額。對於軍備。亦充分準備。不知各國增兵華北。將以增至何程度為底止也。

中國南北政府對於各國增兵事件。始終均持反抗。而民情尤為憤激。滬甬地民眾。相繼開反日出兵大會。北方在高壓之下。此等會合無從發生。然直魯公團反對外兵增防者。仍不在少。關於日本出兵山東事。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亦提出抗議。至日使九日答復北京外交部之抗議。則外部認為不能滿意。尚擬再予駁詰。對美國增兵華北。亦於十一日送出抗議書。內容約有四點。(一)辛丑條約規定關係各國得在津酌駐軍隊。考其目的。不外為維持津海間之交通。故其兵力亦只以能維持天津至海口之交通而止。今遽派大隊美兵來津。與辛丑條約規定顯然相背。(二)華北外僑向未有受損害情形。中國政府對保護外僑。尤屬注意。現華北秩序如常。外僑並無危害。殊無增兵之必要。(三)華府會議議定尊重中國主權。今未得中國政府同意。遽加派軍隊。與華會精神相背。(四)侵犯中國之主權。最後並要求美政府立時撤退此次增派來華之軍隊云云。美使據此。已於十四日答復外部。根據辛丑條約。謂有出兵義務。對於中國抗議。迄未採納云。

日政黨與出兵

日本出兵中國。爲在野各黨所反對。新組成之立憲民政黨於十四日舉行對華問題特別調查委員會。就根本方針之樹立現內閣對華方針是否之二點。交換意見結果。一致主張根本方針。應採不干涉內政主義。關於派兵之是否。則認爲派兵不得時機且南北一致反對。而又須多額之軍費乃國家之不利也。故應即時撤兵。又東京六月十五日路透電。此間各報社對於政府派遣軍隊赴青島之舉。本未抱熱烈之同情。今且有開始運動。將該項軍隊撤回之意。反對派領袖昨日開常會將贊成撤退駐



濱口幸雄

反對日本出兵之民政黨魁

青軍隊之議案通過。但聞日政府雖已決定一俟中國時局稍定。即將軍隊撤回。惟觀目下仍非其時云。又東京十五日電通電。日立憲民政黨之對華外交調查委員會。於昨日開會交換意見之結果。僉議對華出兵有百害而無一利。內閣應不拘泥。毅然實行撤兵。此事當能獲取政務調查會之承認。並加以討議後。即行發表。又政府方面則以現尚無撤兵之望擬更要求一個月之出兵費預算。計二十四萬元云。觀此可知日本出兵中國。不特中國反對。日本明達之士亦不贊成。蓋純然田中內閣軍閥式的行動也。

三國海軍會議

英日美三國海軍會議。將於本月二十日在日內瓦開會。據日本岡田海相十二日對新池記者談話云。華府會議之主力艦比率五五三。若果適用於補助艦方面。則非根本反對。不可。又關於英國在新嘉坡建築軍港問題。當會議進展時。日方或作何等提案。亦未可知云云。關於日本對此會之意見。岡田氏曾向美國各報發表聲明書。頗可注意。用錄如下。

一、美國大總統顧理治氏。因討議限制輔艦之方法。爰提唱美日英三國海軍限制會議。日本政府自其眞摯的愛好和平之一念。與對於此建設的大事業願與列强協力之誠意上。欣然響應。且日本政府所以對美國之限制軍備會議表滿腔之贊意者。無他。確信此次之限制軍備會議。鑒於世界現狀。不僅成爲本質的偉大事業。抑爲人道的企圖而爲絕對的必要之事。

二、吾輩海軍軍人。自何言之。首先愛吾有歷史之海軍。何則。蓋吾人常與海軍共生死。並以海軍爲吾人之希望。爲吾人之最高理想。然若海軍軍人僅知軍備之屬。悲慘而又以爲必要。是則尚未盡其爲海軍軍人之本分。再如稱日本因財政的理由。樂於利用如此機會以限制軍備云云。是亦不得不認爲尚非深知日本之眞情。蓋吾人今日實衷心抱其欲增進人類幸福之崇高的希望而出此。

三、日本海軍自其勢力觀之。終無侵略的意義。此固世人熟知之事實也。吾人於必要之國防以外。未嘗有擴張海軍之企圖。故雖此次限制軍備會議一旦不能開幕。吾人亦決不謀擴張海軍。故吾人於此次

軍備會議正期將如上述之日本海軍從來所抱之根本精神表現於成文。吾人有將日本海軍縮小於國防上必要之最小限度之用意。而此最小限度可依日本之特殊地理經濟的並政治的情形之決定。此點擬於會議席上與英美代表率直無忌憚的討議。

將開三國會議日內瓦會場

四、日本既有海軍則其海軍自非成爲有效的不可。日本自其食品與原料之供給。均仰諸外國之關係上。務確立戰時能不受妨害之保障。換言之日本之輔艦與他國輔艦同樣因欲完成如此之使命而設。現食品及原料爲日本國民生活上絕對的必要之物。實際就此兩者之供給言之。日本情形殆與英國而全異於美國。蓋美國雖受敵艦封銷延至何年。亦能安然忍耐。此余確信日本輔艦問題宜依見地者也。

五、就各國情形而論。雖有種種不同之點。然余此際願盡力一言。即吾人爲欲使此次會議成功之故。願始終竭其全力。何則。關於輔艦之限制在會議之參加國即日英美三國間雖僅成立一協定。其貢獻於國際的感情之融和上實屬至大。故若此次會議一旦成立新協定。則歷來毫無理由之猜忌疑惑必可掃除一大部分。而對於將來世界和平之信任。亦必更較增大。

六、最後關於最近美國電報所傳日本有對美國出席代表人選懷抱不滿之說。願明言此實爲無根據之揑造。蓋吾人不問美國所派之限制軍備會議代表爲何如人。以爲係代表美國自身。決無別事考慮之事。

至美國方面則據起草美國預備提案之海軍專門家傳出該提案大要如下。

一、對各國軍艦之建造規定比率。即依英美日法義五國順序定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

二、正式承認增高主力艦備砲之仰角。

三、將巡洋艦之最大噸數一萬噸更予削減。同時更加限制今日巡洋艦所定之八英寸主要砲。

據此則今次之軍備會議亦將如華盛頓會議當時休士氏提案之驚動全世界矣云。又電通社東京十一日電。東京朝日新聞關於日英美三國軍縮會議事詳論如左。「日本全權代表在華府會議中贊成置新嘉坡檀香山於制限範圍以外。實屬失計。故此次在日內瓦之三國軍縮會議中。亟應設法解決此項問題。因軍縮之最大目的自以採取消弭戰爭方法爲最要也」云云。此會將來不知有若干爭議。而結果之不能佳良。亦大可預測也。

蘇俄兩種政潮

蘇俄近有兩種政潮。一為反對幹部之左傾分子杜洛茲基等有被流放之報。一則保皇黨與白俄黨人之被殺是也。前者如聯合社巴黎十三日專電云。此間所得莫斯科消息。杜洛茲基氏。金諾維埃氏與拉第克氏將即被發往西伯利亞。三氏為主持俄人政治活動最有力人。均為共產極左派。惟此項消息尚待證實。杜洛茲基氏為俄革命後組織紅軍之惟一武將。與列寧並稱於世。實俄之一武一文出衆人才也。金氏為前第三國際領袖。俄革命後第一屆國民政府設於聖彼得堡時。金氏曾為領袖。拉第克氏為著名政治家。其每日社論均由數百萬俄農夫奉讀之視若針規。自上年十月俄之急進派與緩和派意見即顯裂痕。其間該各人均曾被傳交懲戒委員審訊一次。此次之被發遣至西伯利亞。已見和緩派實已握俄政權矣云云。由此而推論及於東方。則和緩派之東方政策。實欲藉中國愛國運動以減殺西歐帝國主義國家之實力。而保成其國內革命之機會。是和緩派之勝利。未為中國之利也。後此如莫斯科六月九日路透電。有俄人二十名。傳說曾與保皇黨及列強有同謀反對蘇維埃政府之運動。彼等已被判處死刑。並已處決。共產黨宣布罪狀時。謂此種步驟。係由中央政治部今日會議之結果。故判決之事。立即執行。因觀保皇黨與白俄黨人被外方之誘惑與外國偵探團之資助。將有驚人的破壞舉動。共產黨將被判決者之姓名。及其所犯之罪狀。詳為宣佈。犯人中有曾由羅馬尼亞密潛入俄國之前親王多耳格盧克夫氏。又曾援助英國偵探官立來大尉。擬當蘇俄代表經由伯林赴熱那亞會議時。組織一誘導團之前步隊。大尉伊里文格蘭氏。又曾於一九二七年被派赴俄國充當間諜之前英國駐波斯偵探部之衛從武官馬里夫斯基氏等。處決犯人中。更有前俄皇時代之領事一人。及退職官員三人。彼等因有與英國代辦胡敵孫氏及曾為前大公爵尼古拉氏羽翼之前親王馬斯提斯斯基氏通間諜消息之嫌疑云。其餘犯人則被控為欲由外邦圖謀恐嚇希圖組織匪徒隊。並欲謀殺布哈林氏里克夫氏及史他林氏之罪云云。觀此可知俄國內部。迨不寧貼。而英國等從中運用自亦在所不免。如俄使在波蘭被殺。其一例也。此案據莫斯科六月十一日路透電。蘇俄對於握埃高氏被刺案。致覆波蘭通牒。要求波蘭政府詳細研究此案之罪狀。並嚴重懲罰犯罪之黨人。第二條。波蘭政府須允准蘇俄派代表參加此案之審判。第三條。波蘭政府應立將在波蘭希圖反赤之士。著與匪徒機關解散。並將凶犯放逐出境。惟對波蘭允予撫恤握氏夫人一節。則已拒絕。蓋俄政府認此為蘇俄之責任。又對於波蘭政府所稱謀刺之事。係個人圖復私仇之行為。加以駁斥。謂此事顯然係有組織的與有次序的利用世界反動勢力及敵視和平之舉。以反抗蘇俄。最後特別聲明。謂此項暗誘勢力。係由英國政府曾預先計畫之英俄絕交所誘成云。在英國一方面固亦一再否認干預俄國內政。特雙方暗鬬之痕跡終不可掩也。

不堪回首之杜格茲基

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六年六月十日起
至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止

（冷心）

六月十日　星期五

◬晉閻代表南桂馨出京回晉、擬就奉晉誤會上設法疏解、

◬孫傳芳由濟南北上、

◬上海公共租界開始拆除鐵絲網、

◬顧維鈞又辭職但奉方仍挽留、

◬閻錫山通令各學校、加授三民主義、

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大名紅槍會因調停已撤退、

◬張宗昌孫傳芳到京、

◬伍朝樞抗議英飛機迭次在粵滬領空飛翔事、

◬南京開反日出兵示威運動大會、到十餘萬人、

◬蔣介石赴杭州、

◬日本山梨大將到津、

◬北京外交部對美出兵抗議送美使館、

◬法兵五百名由滬北上、

◬褚玉璞由濟南赴臨城、

◬綏遠開始改懸青天白日旗、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蔣介石返寧、

◬日本山梨大將謁黎元洪張紹曾溥儀、

◬京漢車因邯鄲附近鐵軌為紅槍會所毀車阻順德、

◬美飛行家林伯德回國、美總統致熱烈的歡迎詞、

◬全滿洲日僑大會、在大連開始開會、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一

◬日使芳澤回國將參與二十日之對華會議、

◬山西代表李慶芳語人、奉方不願改旗易制、妥協困難、

◬朱培德在贛宣布反共、

◬蘇俄黨潮甚烈、杜洛斯基等有被充軍西伯利亞說、

◬日內瓦國際聯盟會理事會開會、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二

◬蔣介石赴徐州、

◬日本山梨大將到京、訪張作霖、

◬北京順邸徹夜會議對時局有重大磋商

◬孫傳芳敗軍萬餘人到魯東諸城、

◬日本民政黨主張即時撤退來華日兵、

◬猶哥斯拉尼亞與阿爾巴尼亞斷絕國交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三

◬田維勤在洛陽被馮軍鎗殺消息傳出、

◬孫傳芳語人、主張主戰到底、

◬滬法租界鐵網已撤盡、

◬寧政治會議、決限一年以內禁絕全國鴉片、

◬英法德比義五國將通告莫斯科、制止共產黨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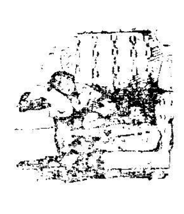
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

◬北京順邸會議、決由安國軍將領擁張作霖稱海陸軍大元帥即日就職、

◬潘復將組安國軍政府下之內閣、

◬賀德霖在漢釋放到滬、

◬上海開中山蒙難五周紀念會、決通緝汪精衛、並除黨籍、



人類住處(二)

陳百睨

(一)亞非利加洲

非洲是一塊大陸。關於非洲的命名，相傳起源於 Afer，(多數爲 Afri) 就是現今突尼斯地方還有亞非爾族的住民。古代的加太基人佔據了非洲北部之後，便以他們的族名稱呼那個地方，相沿成習，到現在已成了全洲的名稱了。從北部的平頂房子以至於 Kormerons 的古樸的蜂窩式的房子，在非洲我們見識到許多各式各樣的奇奇怪怪的建築物。

Algeria, Morocco和地中海沿岸一帶的人差不多住的盡是平頂的房子，甚至於在那裏邊度過炎暑。大概這些房子裏面多半是旣黑暗又齷齪，很不舒適的，但是屋頂上都很寬敞舒服，常常張着一個天篷，有的搭一個架子，利用一種有藤的植物以遮住似火的陽光。阿拉伯的小孩便穿着華美的衣服在那里結伴遊玩，或者幇着他們母親準備食物，揀選羊毛，都是自得其樂的。不僅那人，山羊和家禽也往往是圈在屋頂上的。假若我們登臨北非洲那些地方的山上或是高樓上，俯首鳥瞰，也不失爲一種奇觀。

Algeria 和 Moorich 的商店多半都開在房子的最下層，規模並不宏大，差不多都在一間臨街的四方的小屋子裏，堆着一些果子，菜蔬，珠寶，絨布，綿布和別的日用品。夥計坐在櫃台裏邊，或是信口唸着如何如何價廉物美，或是和顧客爭論價錢，彷彿是吵嘴似的。間或也可以看見幾家作塲，工人坐在街上，目不旁瞬的縫着皮鞋，用模子槌着黃銅或紅銅的托盤，或是做四邊朝下的帽子。在街頭巷尾常遇得到擺攤子的，他們賣的是一堆堆的蝗虫乾，活的蜥蜴，和各式各樣的珠子，武器，裝飾品，有的是非洲的土產，有的都是由阿拉伯人打別處去販運來的。

渡過了北非洲，我們應當得向南去，穿過撒哈拉沙漠，(Sahara 逕入卑濕之地；以至林木參天的熱帶。撒哈拉爲世界第一大沙漠，你們一定早在地理課本中見過牠了。這種沙漠的成因，最主要的就是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而成極乾燥的荒原，和亞洲的瀚海是由古代海底乾涸而成的不同。牠的內部和普通陸地無大異：山陵，谿谷，水道，無一不俱。只是因爲雨量少，空氣乾，所以一日中溫度，往往，相差一百度。(午前上昇達華氏表一百度以上，夜間則降到氷點以下。岩石的表層，受了驟冷驟熱的刺激，忽而漲忽而縮，於是便剝落成沙礫，時日旣久，遂成沙漠。沙漠中除山地外還常常可以找到泉地。(Oasis) 水草豐茂，綠樹蔭森，行旅休憩，於此最爲相宜。所以泉地又有沙漠島嶼的別稱。

那里的土人的居處簡陋到了萬分，用爛泥或樹葉造成的小窠

使是他們的棲身之所了。爲防禦野獸和敵人的侵入打算，在每個村落的周圍，他們又築起一道强固的藩籬。可是雖然如此，有一種危險事情却仍舊免不了。阿拉伯的奴販，時常由北南來肆意擾亂，把那些無智識的尼格羅人，和囚犯一般，活活的捉了運到別地去。尼格羅人不肯設法抵抗，大家全存着一種僥倖的心思，只要我自己不捉去就好的。說到尼格羅人，我們就聯想到他們那種奇怪的外貌：軀幹瘦長，膚色赭黑，頭髮短縮，沒有鬍鬚，頸部突出，口大唇厚，赤身跣足，很少穿上衣的。也許你們在什麼書片或影戲中，已經看見過這種黑人了。

非洲的東部還有種叫 Kikuyus 的人，保存着許多特殊的風俗和歷史。他們的一切的制度，習俗，幾乎從有史以前，直到現今，不見有什麼變易。他們住的雖是木架草蓋的粗房子，可是很結實，很潔淨，也很安適；只是有一樣特別，左右上下尋不出一個窗戶一個煙筒，唯一的出氣洞就是一重門。那個門白日開着，黑夜便用木柵杜起來。至於裏面呢，週圍是圓形的，有用木板支起來的床鋪，生火的地方在中央。Kikuyus 人是賴畜牧爲生的，他們的羊羣另外不設羊欄，白晝放在外邊，夜間便鑽進板床底下，伴着牠們的主人共做好夢。

非洲的東部還有一種 Somali，他們的房子很像原始人類的居處，非常不舒適。只用六根椿子打在地下，上面紮在一起，再拿草蓆一覆便成功了。門窗當然不會有的，一個不大的窟窿，僅能容煙煤濁氣緩緩的擠出去；人假如要出入，非膝行不可。Somali族的男人都是英勇的戰士；但是在太平時候都是一班懶漢，他們坐享閑福，所有笨重的工作，都讓他們的妻子或是用人去代勞。這是很容易看見的，當那些婦女辛辛苦苦的在屋前作工的時候，常有二三成羣的武士躺在樹蔭下，仰首狂歌，歌詞不外乎怎樣打勝仗，怎樣殺敵如拔草一類的話。

在 Somaliland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 Bajun 的民族，他們有特有的風俗和語言。據他們自己說他們的始祖原是波斯(Persians)人，很久很久以前遷移到這里的。這種傳說似乎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爲在 Bajun 人居住的地方，正可以找得出石頭造的房子的踐跡，那些房子的結構十分類似波斯的建築物。

非洲的西部和東部，還有很多偉大的建築物的遺址。從這上面就可以推知古代的非洲人的智慧遠勝於現代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非洲人。

住在南非洲的 Kaffirs 人的居處稱做 Kraals。這些泥牆草蓋的茅屋也和別的草房差不多，粗陋穢濁，不適於居住，裏面是空空洞洞的，找不出一把椅子一張桌子。的的確確的，那裏面實在沒有什麼陳設，只看見一些蓆子，籃子，和供烹調的沙罐鐵鍋。倘若一個從紐約來的人遊歷至此，他眞會不相信這是人住的地方呢。那些猪肝色的 Kaffir 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奇怪的，他們在這般不良的環境中反而覺得非常快樂，非常滿足。和別處的孩子一樣，他們有他們的玩具，遊技。男孩子有時聚集許多遊伴，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於是一隻綿羊便免不了遭殃了；女孩子則不然，伊們不願意到外邊去胡鬧，愛的只是打扮，有時候玩玩木偶，或者聽隔壁的老婆婆講講故事。除遊嬉之外，他們並不是無所事事的，雖然大多數的小 Kaffir 人不進學校，可是他們都得跟父母學一點實用的技能。男孩子去做一個牧童，領着山羊綿羊到山邊去吃草，漸漸的便須負管理羊羣的責任了；女孩子呢，學習烹飪，做泥罐，編籃子，蓆子。



「梅花落」之討論

心冷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最近出品▽

「梅花落」爲包天笑所譯小說之一種，由有正書局出版，情節曲折，極能動人，故常讀小說者每津津道其事。嗣由新劇界改編爲舞台劇，亦曾哄動一時，最近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取該書演爲影劇，凡三十本。于書中人名略有改易，由張織雲等主演，其角色之分配如左：

〔劇中人改名〕	〔書中人〕	〔扮演者〕
圓珠	圓珠	張織雲
冰娘	冰娘	宣景琳
岳爾生	鄂爾生	張慧沖
常克朔	那克脫	朱飛
常勃德	常勃爾	蕭英
柯靈森	波靈頓	王獻齋
葛蘭蓀	葛爾孫	王吉亭
李大卓	克斯敦大佐	譚志遠
常臧	常臧	黃君甫
李敦	律敦	龔稼農
老曲師	老音樂師	高梨痕
穆惠民	爵　生	馬徐維邦

爲批評之便利起見，姑先述該劇之情節大概。先是有將門子李敦者，早失怙恃，得伯父李大卓資助，從習航海，十年後，出其所蓄，自置一船，顏之曰利貞。由是進益愈豐，未幾，復置一船，曰第二利貞號，倩契友岳爾生爲船長。逾年，二人函約遇于海濱之茶樓，李敦先至，岳爾生則爲風浪所阻，李敦久候不至，無聊時，輒就店中人閒談，因識歌女圓珠之父葛蘭蓀。葛涎其財，慫恿入博，得金殺之，暴尸於溝。數日後岳爾生抵埠，見尸大慟，誓欲爲友復仇，改業偵探。時葛蘭蓀已遠颺，圓珠苦其虐，亦潛去，賣歌於市。爲常勃德男爵見，憐而収之，資助入學，圓珠感極，以身事之。婚後，伉儷甚篤，男爵有姪常克朔，依勢驕縱，無惡不作，男爵怒驅之。克朔本有襲男爵家產之份，至此自知絕望，因移恨圓珠，與友柯靈森，設計離間，男爵竟爲所愚。圓珠憤而自去，蒙面賣歌，未幾藝聲大震。時有交際花冰娘者，以累債不得償，獻媚于男爵，冰娘與柯素識，柯即乘隙利用之，男爵幾爲所害，迨發覺其奸李大卓已誤中其毒，雖未死而全身已麻木。男爵頓悔前愆，憤而走天下，遇圓珠于京城，時圓珠已擧一

女，爲葛蘭孩所刧，乃委偵探岳爾生踪之，得于鄉僻，葛亦同時被獲。嚴詰所來，始知圓珠非彼親女，亦于二十年前刧自某貴族，圓父尚在世，男爵即拜謁之，於是圓珠男爵仍續舊好，柯靈森與葛蘭置法，常克朔仍爲男爵驅逐云。

就梅花落全劇觀察，其病在拖沓，有時兩人對話，竟費片數百尺或至一千尺以上，故在情節方面言，殊覺鬆懈。此種情形，殆因明星公司先抱有非攝三十大本不可之志願，於是不得不極力拉長。爲營業計，固足以吸引觀衆，在影劇本身言，未免太不經濟。前集葛蘭孩誕李敦多金，誘入其家，邀之同博，轟飲縱博，卒竟殺李。此節優點，在寫圓珠被葛強迫上樓，聞樓下鬥毆時之驚駭爲最佳，同時寫樓下鬥毆，亦僅用黑影托出，均足耐人尋味，惟王吉亭化粧太壞，亂髮戟提，均顯露破綻，而尤以額際所畫黑紋，最爲顯著。且佈景方面，葛家住屋旁，用草編籬，而背後畫布，一望即知爲假景，明星公司既以「偉大」誇梅花落，奈何竟忽略若此，殊不可解。

飾圓珠之張織雲

梅花落原書主人爲常勃爾男爵，而劇中則改爲常勃德男爵。就劇中服裝言，當是民國時代，常既非滿蒙親王，豈尚有男爵稱號存在之理。實則不妨易爲高官顯宦，似較貼切。原書常勃爾旅店鬧歌，于風雪中拯圓珠，是片所演，則未見有雪，先與歌詞矛盾。且外景表示月下，舍圓珠忍縮態外，不見「寒」意，故予以爲此幕雖因攝製之時令關係，未能有雪，但寫北風怒吼，則亦人力所易爲。此點忽略，致使張織雲雖欲有絕好表現而不得用，未見可惜。

常婚後開宴，圓珠作歌娛客，此時攝片甚多，且張織雲在「歌」時，未能表現出歌之神情，此點殆張對唱歌姿態，未嘗習練歟。

燕爾新婚

中集柯靈森既入常邸，故布疑陣以離間常勃德與圓珠。游園會中，柯狂圓珠，謂常騎馬跌傷現在古塔，于是圓珠隨之而往。就常古塔之理。蓋原書所謂塔者，爲一古舊堡邸，四周有小河圍繞。乃此片寫一古塔，塔之四周圍以小溪，而用吊橋，在中國鄉村中，向無此種建築，我殊不解編劇者竟如是拘泥不化也。且柯因抽起吊橋時間未到，故意迴旋，此時圓珠獨立塔前，以圓珠對常情感言，既已聞常在塔中，無論是否實在，柯既不來亦可獨自入塔搜尋，乃必枯立以待，此點所謂眞不脫「戲」的舊套矣。

同時常勃德在邸囑僕役四出分路搜尋，及僕役歸來，同時整隊而入，亦未免太露做作痕跡，且實際上決無此種事情。又常勃德既逐圓珠，決意更改遺囑，就常理言，則不妨將原來遺囑取消重寫，而劇中不將原來遺囑取消，重寫一紙謂「前立遺囑，予本有更改之權……」云云，亦可謂不近情理。

馬徐維邦所飾之醫生穆惠民，在診治李大卓時，初謂「這是一種最新發明的毒藥，幸虧吃得少，不然他一定吃死了。」又謂「現在死雖不死，但是不能動不能開口，成爲一種全身麻木的人了。」似此醫生對於毒藥已有明瞭之認定，乃復謂「這個藥我要拿回去仔細的驗一驗。因爲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幾種毒質配成的。」言語未免矛盾。

此集柯靈森與葛蘭蓀兩人之談話，所費時間過久，足使全劇減少精彩。

後集葛蘭蓀入獄探圓珠時，用手電燈探照，則可知此時獄中黑暗不見人。但柯將手電燈藏入衣袋後，壁上可見兩人之影，此影當爲攝製該幕時之水銀燈光，因攝影者未曾顧及此點，遂使劇情發

珠簽字，又何能辨其字跡。

故就全劇論，導演者對於劇情之研究，實欠精密。即演員之化粧，王吉亭無論已，如周珠在獄瘦損，僅于頰部塗黑，在「特寫」時顯露痕跡，足以減少影片之「美」。演員服飾除宣景琳所飾氷娘外他如常勃德，醫生，李大卓，僕人，歷數年之久，無論冬夏，不換衣服，均爲出乎情理以外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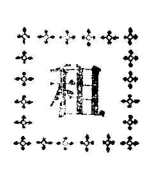
破鏡重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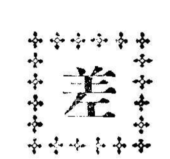
因梅花落之所得，予將有所忠告于電影界曰：

編劇者，于改編外國說部爲電影劇時，對於不合中國情形之布景及情形：不妨加以修改，不必拘泥。

導演者在導演過長之影片時，不必求速，須隨時注意於易於忽略之小節。演員之「化粧」「服裝」，劇中之「時間」「地方」，須特別留意。







羅皚嵐

東方漸漸地發了白，夜神已把這世界交給了太陽。

居在這小小的東鎮的人，差不多全是和太陽一同起眠的，這時，他們男的已挑着小菜去趕早市，女的也在灶下燒起火來煮早飯吃。茅屋上炊煙四起，在空中裊裊地飄浮，一羣鷄在禾場中啄食餘粒，黃牛安閑地嚼那田邊的青草，孩子們倚着門框，手指含在口內，呆望着遠處的青山，這清晨的東鎮的一切景物，都充滿看和平與閑靜的景象。

鎮東的盡頭是聚興茶店，那是一間臨街搭成的茶棚，是專給過路的人們坐歇的，間或也附帶賣點白酒以及花生蠶荳香乾之類的下酒物，早晨爲適合鎮人們賣菜回來的要求起見，也炸點油炸葱餅發賣，但一到早飯邊，就停鍋不賣了。

在聚興茶店的對面，有一棵古桑樹，這天早晨有幾隻烏鴉在上面呱呱地叫個不住。茶店的門忽然呀的一聲開了，店主謝細滿大娘披着一件汗衫向四週望了望，最後，視線才集中到對面的桑樹上來，眉頭陡然緊縐，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氣忿忿地咒道：

『老烏子呱，呱四方，要有禍，別人當，剮你娘，剮你爺，剮你祖太公不要嘗！』

伊照着東鎮的不成文法第幾十幾條咒了以後，又向地下重重地吐了幾口痰沫，方把一排十多扇的店板門取了下來，放在一處。裏面現出三張排成品字形的由白木變成黑木的桌子，一把泥壺掛在灶口，灶口裏噴出斷續的青烟，靠東邊是一個小小的櫃台，櫃台上擺了些罈罐和酒桶。

伊蓬鬆着頭髮從裏面搬出一個用破缸改成的小火灶，放在門口的靠西邊，又放了一鍋茶油在火灶上。伊點燃了缸內的乾柴，用一把破蒲扇撲撲地扇看，不一會火焰很高，有時從缸邊向外飛躍，像無數的火龍，探首要喝那鍋中的油水。伊右手扇累了，又換了左手，鍋中的油已浮出白沫，伊從裏面捧出一鉢和了葱的米漿，用一隻淺瓢舀了一瓢，向油鍋裏放，鍋中頓時噼噠有聲，油星四濺，不一刻已是一隻黃色的圓形的泡鬆的葱餅，撈出來油水直流，香噴噴的使人垂涎欲滴。

這時有幾個早賣完了菜回來的鎮人，放下菜筐圍着鍋子買熱葱餅吃，口裏一邊吃葱餅，一邊天南地北地扯淡白。

『怨不得我說，老板娘，你底葱餅出鍋太快了，油還沒煎老，嚼在口裏，沒昨天脆。』一個眉心有一顆大黑痣的菜販子說，口裏用勁地嚼，表示他用那麼大勁，這葱餅還嚼不出脆聲來。

『你曉得油如今賣甚麼價！』細滿大娘翻轉着鍋裏的葱餅，像感慨又像反問這菜販子似地說。

『嚇，如今世界眞一天不同一天，甚麼東西都貴了，連湖漬渡不花本錢的渡船，過河都要收四十文一個人了，嚇嚇，你看，這像世界不像世界？』一個手抱着小孩

的花白鬍子說，『再要這樣下去，我們眞莫想活命了，嚇，不是世界！』

『唷，袁七蝦公呀！你菜賣完啦？』細滿大娘抬起頭向外說，一個瘦小的菜販子正放下了菜擔，『昨夜小招托你帶荳豉帶來了嗎？』

『倒莫說起荳豉，』那人綏綏地走進來，從腰中板帶邊拿出一包荳豉，放在裏面櫃上，『剛才幾乎給人家連菜擔都础翻了。要不是他披上那身老虎皮，他娘個睏鞋，我不打他幾扁擔，你把我袁七二字倒寫起！掉了兩個銅板算甚麼，蹲在壕邊上鬼樣的、』

『他不是到我們東鎭來的？』花白鬍子驚惶地問，拿半個葱餅塞進手上抱的孩子底口內，但他又不敢現出問話的神氣，總希冀那不是事實。誰也知道披老虎皮的指的是縣署的差兵，他們來，除了出錢外，還得挨駡嘔氣。

『不到我們這裏來，難道上縣去？』袁七蝦公像輕視地說。

『來末，又…………』門外一陣紛敞的聲音，打斷了花白鬍子底話頭—至今，還沒有人曉得他那時要講的是甚麼。

外面走進來一個便衣打扮的人，瘦瘦的，瘦得一個臉龐只剩幾根骨頭支撑着皮：但是精神狠好，走路倒一點不吃力。後面跟着一個背馬刀的兵，刀上繫着一塊紅布，身上穿一身灰色的軍裝，上面印滿了垢跡，袁七蝦公所說的「老虎皮」，大概指此。他肩荷着洋傘，傘上掛一個籐包，籐包上掛一條洗臉手巾。他們一走進來，花白鬍子抱着小孩先溜走了，接着便是那「要打他幾扁擔」的袁七蝦公…………

那瘦子目不旁視地便走到品字形的三張桌子靠上首的一張的旁邊，揀了臉朝外的一個座位，向櫈上吹了吹，便坐下。跟兵放下了洋傘和籐包，馬刀却沒卸下，大概是怕兵離了刀就太不像兵的原故，他揀了旁邊一條櫈子坐下。

圍着吃熱葱餅的人都已溜之大吉，細滿大娘對着沒賣完的浮在鍋裏的吐白沫的幾隻葱餅嘆氣，伊放下湯瓢，盛了一瓢水，想把火熄滅。

『莫急，莫急的，老板娘，』那瘦子趕忙止住伊，『你帮我煎二十個葱餅來，要熱的，熱的，大清早跑起，這時肚皮餓的。』

『有熱水，老板娘，倒是先送一盆來。』跟兵說。

『是的，是的，先送一盆熱水來，臉是要洗的，又是跑了遠路來的。』瘦子說，他好像對於「的」字特別具有興趣，一句話的末了，不當用「的」也用了。

『要熱水？有。』細滿大娘連忙答應着，從掛在灶口的泥壺裏倒出熱水來，放在一個紅漆黑鐵箍的木臉盆內，捧着放在桌上。

『客人進屋，我姓還沒問呢，』伊像對自己說，『客人貴姓？』

『我是姓汪的，汪有貴。』我們底「的」字大家從籐包上解解手巾，伏在臉盆裏洗臉。

『哦，是汪客人。那位貴姓？』細滿大娘走到油鍋旁，繼續煎葱餅，回過頭來向那跟兵說。

『王。』

『也姓汪呵。』

『不是汪，王，』

『王，是的，王客人，你們大遠地到東鎮來，有甚麼好事呵？我說。』

『沒有別的事，』汪有貴洗完了臉，一個指頭包着手巾在用力地擦牙齒，擦得咕唧咕唧地叫，『是為一件田租的事來的。』

空氣沉默了一陣，伊用心煎伊底葱餅，他用力咕唧咕唧地擦他底牙齒，店門外遠遠地有人在張望。

『他娘的，種田不交租，我也要去種田了的，』這當然是「的」字大家擦完了牙齒在發揮他底意見，『害得老子一清早就爬起來，臉都洗不得一個好的。他娘的，我倒要看看這李四長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每次的餘數總不繳完的。這回，哼，我不敎他知道我汪有貴底利害的，我再不在衙門裏稱角色的。』

『你老是為得李四長底租谷事下鄉的，』細滿大娘手捧着一個藍花白邊的粗泥碟子，上面推着松黃的香噴噴的廿個大葱餅，恭敬地放在桌上，『李四長這幾年委實也太不堪了，你老不知道，他底大兒子今年死了，第二個賣給了沙樹客人，十六塊光洋還帳都不够。李四大娘昨天在鎮上向人討飯吃，那沒臉的事，你老想，不是沒法，誰會做？』

『空話！誰叫他種人家底田的，』汪有貴說，他看桌上的葱餅又少了一隻，赶忙搶了一個在手內，『種田還租，這是天理王法，他娘的，種不起莫種的，我曉得他拖租是有名的，這回碰了我老汪，那就莫怪的：』

『我不過搭話講話，你老，種田還租，是的，那是天理王法。』伊一邊收拾油鍋，一邊像認錯地說。

空氣又沉默了一陣，伊眼望着他們吃葱餅，似乎頗有趣味。那汪客人臉上幾根骨頭不住地動，嘴張得狠大，一個一個葱餅往裏送，王客人却低着頭不做聲，只管吃。兩人底速度，伊也分不出快慢來，只見汪客人伸手往碟內拿葱餅時，王客人便狠快地把沒吃完的半個塞在口內，伸手又去拿第二個。兩人的眼鋒，差不多都集中在碟上。

『老板在屋裏沒？老板娘。』汪有貴底視線從碟子上移到了老板娘底臉上，一個圓形的松黃的葱餅在老板娘臉上亂晃，同時一隻大手恍惚又放在一隻葱餅上，他底手不自主地動了動。

『外當家的五年前就死了，你老。』細滿大娘說，好像勾起的伊底舊恨，鼻子裏似帶乎酸楚的聲音。

『你屋裏沒別的男人的？』

『有一個娘家的老弟，昨天下縣去了。』

『此處的保正叫李得生的你認識的？』

『笑話，那有不認識的，本地的保正。』

『你叫一個人去把他叫了來，我們來了這麼久的，他竟沒這回事似的，問他是做甚麼的？』

『我這就叫人去。』

伊走到門前望了望，有一個大胖子凸着肚子正在街上走過，伊叫住了他，便托他去叫保正。那胖子點了點頭，雙手捧住肚子，好像怕牠掉下來似地，向裏面坐着的人望了一眼，便又捧着他底肚子一步步走了。

汪有貴從籐藍內取出一包紙烟，含了一根在口內，擦火柴把牠點燃着，鼻子裏便噴出煙來。他雙脚搭在桌上，背靠着壁，含了煙往屋頂噴出。

細滿大娘曉得客人不會再要別的，把桌上的茶換了，便生起火煮早飯。

伊擲把鑪鍋放在灶上，保正李得生便慌慌張張地跑進了，他叫了聲：『細滿大娘！』接着便問：『那位是縣裏來的？』

汪有背從兩腿間打量了他一眼，但他並沒絲毫改動了他底姿式，仍然仰着頭往屋項上噴煙。半晌沒見動靜，李保正可眞有點窘了。

『這裡來，我們是縣裏來的，』久不開口的王跟兵知道這時用得着他，『這是我們的汪隊長。』

『是，是，是，』李保正連連地應着，他並沒看清汪隊長底面目，只向那攤在桌上的兩條腿作了一揖。

『那個？』汪隊長底聲音拖得很長，像剛從夢裏醒了過來似地，雙脚慢慢地往兩邊移，這才現出一個小小的瘦腦袋來。

『是我，五都三甲東鎮的保正李得生。』與其說李保正帶着笑容在說話，不如說他是做着笑容在說話。

『你就是叫李得生李保正的！好的，』他說，雙脚離開了桌子，才從桌子的平面上聳出一個瘦身子來，『好的，我們來辦案，竟不見你老哥來的，我以爲這東鎮是沒保正的。』

『對不起，對不起，』李保正連連作揖，不但臉上，一身都在做着笑容，『並沒打算你兩位來得這早，昨天，昨天到四甲去了一回，半晚才回，剛才一聽信，我就趕來。實在不知道，對不起，對不起。』

『空話，我也懶得和你說的，你快去把你們東鎮李四長叫來，要快的，不要放他走了的，走了人，問你要的。』

李保正翻了半天白眼，說：『那一個李四長？』

『稱城裏溫百萬溫大人底南莊四十畝田的那李四長的，那一個李四長呀，每年要欠租的李四長的！』汪隊長大聲地說，『王夥計，拿票他看。』

『縣長的硃批，限即刻繳清，』王跟兵從口袋裏拿出一張摺成四方形的紙給李保正看，『今年欠租七石六斗三升，去年四斗零六合，前年一石二斗，共九石二斗三升六合，限即刻繳清，不然要帶人，硃批上都有的。溫大人催得緊，給我們縣長的片子是有這麼厚了，所以縣長才派汪隊長來。汪隊長不比別人，你叫他仔細。是朋友，就看汪隊長底面子，如數送來，不怕他會拖租，汪隊長不比別人，是會過「狠子手」的。』

李保正聽一句應一句「是」，若是王跟兵是在唱數板戲，那麼，李保正這「是」字便是幫他打的板眼。

『不必跟他囉嗦的，夥計，』汪隊長伸了個懶腰說，『快，要快的，走了人，問你要的。』

李保正又應了個「是」，勾着頭出了店門，剛一轉灣，便有許多人悄聲地驚惶地圍着他問：『李先生，縣裏派人有甚麼事？』他只說了一句：『李四長底欠租。』便頭也不回，分開衆人往李四長家裏去了。

擦地響了一聲，汪隊長口裏含的一枝香烟又着了火，鼻子裏噴出煙來，王跟兵伏在桌上打瞌，鑪鍋子的飯煮得唧唧地響，細滿大娘執着菜刀削削地在切南瓜。

直到汪隊長底香煙抽到了第二根，南瓜也下了鍋，李保正才匆忙地領了 個人進來。那人大約是四十歲上下的光景，臉上

滿臉的晦色，眼睛失去了固有的光采，眉頭緊鎖在一塊，是誰見了也覺得可憐，額上起了許多縐紋，每一根縐紋都是用勞苦和憂愁織成的，赤着雙脚，衣服補上加補，還免不了有幾個破孔。李保正指給他誰是汪隊長，他爬在地下就是一個頭磕了。

『汪，汪隊長老爺，我——』

『慢點，』汪隊長望了他一眼，止住他說，『你就是叫李四長的？好的，縣長有硃條正要找你的。溫大人的欠租，新舊一共九石二斗三升六合的，交，一合也少不得的，交，現在就要交的。』

『隊長，汪隊長老爺，』他慢慢地爬了起來說，『我並不是不交，我但凡有一粒谷，我也交了。今年，你老沒看見，天公不下雨，田裏乾得起縫，連吃水都要到這鎮西的河裏挑去吃。我幸虧和我底大兒子日夜車河水，三天三夜沒沾枕席，才救出三十畝田，大兒子却因此受了夜寒病死了。天可憐，只要救得禾出，莫說一個兒子，就是放出我底血去溉田，我都情願。窮人底命，那算甚麼，只要救得禾出。』

『空話儘你講足的，租，九石多的租，一合也少不得的。』

『我並不是不繳，你老，汪隊長，四十畝田救出三十畝，要是這三十畝收成好，不說別的，繳租是够了。但是，可憐的天，剛要對花的時候，他老人家又連刮兩夜南風，所以壯實的谷，一畝內打不出一石，叫我拿甚麼交？』

『沒有谷，拿命交也是好的。種田還租，是天理王法的，今天在我老汪手裏，你一粒谷也不能少的。』「老汪」說到末了兩句，聲音特別放重，表示他底話的重心點，全在這兩句上面，這頗合演說術的原理，可惜他並不想以演說名家。

『廢話少說，交租！』王跟兵在旁邊幫腔。

『牛賣了，第二個兒子也賣了。』他像毫沒注意王跟兵底話，『窮人底命算甚麼，「救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兒子去了，還可再有的。一共賣了五十塊錢，那牛是賣給回子，才賣到三十四塊的價，我都折成租谷繳給溫大人了，餘剩的七石六斗三，這樣乾旱的年歲，難道不能邀免的，汪隊長？』

『邀免的，』汪隊長鼻子裏哼了一聲，站了起來，『沒那樣鬆放的事！你空話也不用多說的，九石多租谷，如數要繳來的，沒有，就抓人的，對不住，我們公事公辦的。』

『他這倒都是實情！』細滿大娘煮完了南瓜，又炒辣椒，這話像對自己，又像代表李四長對汪隊長討饒似地說。

『哼，實情，咳，咳，』汪隊長給鍋裏辣椒氣味一冲，彎腰咳了起來，雙手按在胸前，『這樣訴苦的話，我四處出差的，咳，咳，咳，那一天不要聽幾句的，要都聽進了耳的，咳咳，那我這碗公門飯就莫想吃了的，咳，做好事積德去了的，咳，咳，咳。』

『咳，咳，咳。』王跟兵也跟着咳了起來。

『咳，呵咳，咳。』李保正傳染了。

細滿大娘知道事情不妙，這咳聲充滿了店內，顯然是與自己底辣椒有關，伊忙向鍋內潑了一勺冷水，才止住了辣椒底氣味。

『你有，今天就交，沒有，你就寫張欠

約。』李保正拿出他那平日和解爭鬥的口吻和辦法來了。

『我們是不要欠約的，欠約是消不得差的，』汪隊長日注着李保正說，雙腿搭在橙上，『這不是欠約了得事的，沒有，就帶人下縣的。』

『你有沒有？想得法出不？』李保正向李四長說。

『我，我，我實在沒有，』他急得搓手『兒子死的死了，賣的賣了，牛也沒了，老婆跟人要飯去了，剩下的只我一條苦命，此外，就是一間容屋。』

『死傢伙，裝甚麼窮？你這傢伙拖租有名的，今天你碰了汪老爺，是你底晦氣的，你少一粒谷試試看的。』汪隊長說到末了，臉簡直望着屋頂了。

『實在想不出法，汪隊長，屋裏但凡値錢的傢伙，都賣盡了，家裏還有六十歲的娘每天要飯吃，在你汪隊長面前要有半句虛言，遭天雷劈！』他眼中露出了乞憐的眼光，而且充滿着淚痕。

『你倒底有沒有的？』汪隊長在桌上一巴掌，震得直立的籐包改成橫臥的形式，『沒有，就要帶人的，不給苦你吃，你是不曉得利害的。』

汪隊長這一巴掌，嚇得細滿大娘停住了鍋鏟，伸着頭望，鍋裏的辣椒忘記放鹽，這是以後才察覺出來的。李保正倒吸了一口涼氣，門外偷着張望的花白鬍子也退了幾步。我們可憐的李四長，他受的影響最大，竟拔開腳步往外奔。

他怕那汪隊長兇惡的眼光，瞪住他比甚麼都難受，加之他又沒絲毫憐憫之心，簡直比殺豬的屠夫還要心硬。李保正並不替他說話，雖然他曾把床下藏着的一吊大錢送了給他。他感覺得滿屋子所有的只是兇惡和冰冷；滿屋子的人沒一個不是冷冰冰的。他知道今天免不了要帶下縣，吃苦他並不怕，坐監總比活着挨餓好，但是屋裏的老娘誰弄飯給伊吃？無論如何，他是不能讓人帶走的。那麼，惟一的法子只有逃，逃，是的，逃開這屋子，所以他拔開腳步使往外奔。

『嚇，甚麼！』這眞是出乎意外的事，難怪使汪隊長覺得驚奇，『跑的？跑不了的，夥計，追，追！』

王跟兵聽了個「追」字，他緊了緊腰上的皮帶，跟着就往外奔，走出門來，李四長往西已跑了二十來步，他緊緊地在後面追，口裏喊；『娼婦養的，看你跑到你娘個肚子裏去！』

若是說李四長是野兎，王跟兵就是獵犬，獵犬追野兎，這雖很平常但是値得看的事。所以東鎭的人們使都跑出來看，大家笑着，鬧着，跟在後面呼喊着。這時已是早飯的時候；許多人手裏還持着筷子，有的婦人還抱着小孩，有認識李四長的，也有不認識的，但都是笑，笑聲充滿了東鎭，並沒聽見嘆惜或者代爲着急的聲音。你想，一個沒命的奔，一個沒命的追，沒命的亂賊，這是何等足以引人笑樂的事，至少該比玩把戲的那猴子追山羊好看得多，而且又不收錢，怎怪鎭人們瞧着不樂？但是，若是這人與自己沾親帶骨，被人追得是這麼不顧命，那時該作何舉動，作何感想？若是這被追的竟是自己，那時又該作何感想？：：好在東鎭的人全不是思想家，心理學這名詞自出娘胎來更沒聽過，關於這些，儘犯不着妄用心機去推想，好笑的事情發生，瞧着笑笑便罷了，管他這些那些呢。人生行樂耳，何必自尋苦惱，像東鎭的人，才是曉得行樂的呢。

李四長一出店門，本往鎭東向家裏奔的，忽聽後面有人叫罵着追趕，這原是他意料中的事，他頭也不敢回，忙改了道兒，向鎭西跑去。他這時已忘記了六十歲的老母，死了的兒子，租谷，汪隊長，以及一切的一切，一心只想如何加快自己底兩腿

的速力，好逃避後面那追赶的人。他兩腿不自主地向前跑，慌慌張張，只要前面有路，他便不顧命地跑去。

他在前面沒命地跑，後面是王跟兵沒命地追，王跟兵後面便是一大羣東鎮的閑人沒命的跟着，這裏面有花白鬍子，也有袁七蝦公，最後壓尾的，才是那報信給李保正的大胖子，氣喘喘地捧着肚子跟着奔。李四長是想逃避王跟兵，王跟兵想抓住李四長，至於其餘跟在後面沒命地跑的人底目的安在，那便有點莫名其妙了。即使問他們自己，恐怕也難回答出一個所以然來，至多，祇能說是瞧瞧熱鬧吧。是的，人生何處不是瞧瞧熱鬧而已，那一件事又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這樣慌張而且忙亂地跑，後面又跟着一個兵和那麼些個人追，路上的行人當然只有讓道的分兒。有一個女孩子，大概十歲光景吧，手裏捧着一大碗荳腐，左手還夾着四五根青青的大蒜，胸前靠着一個小杯，裏面黑的是荳醬，紅的是辣椒油，這些都是伊底母親站在灶旁等着下鍋的早飯菜。伊小心地一步步慢踏，冷不防前面跑來一大羣人，伊來不及讓路，便給他們碰翻了，黑的，紅的，白的，青的，混做一家，潑在地下。等伊爬了起來，一陣風似地他們早已去遠了，路上剩的便只有被踐地的荳腐青蒜荳醬辣油，此外便是女孩底哭聲和罵聲。

漸漸跑出了東鎮，他慌不擇路，氣喘喘地竟跑到絕路上去。前面不遠是一條大河，河畔的桐車呀呀地叫，走風的帆船的帆蓬鼓着臉雄糾糾地在朝陽裏飄映，對岸楓山上的寶塔正鎖在朝霧裏，只露出半個頭來從霧隙窺人，秋訊已透過了楓尖，滿山楓樹映着紅日如着了火似的。

「跑，你娘的，前面是大河，看你跑到你娘個肚子裏去。」王跟兵氣喘喘地在後面罵。

跟在後面的閑人更加呼嘯着，大概是戲文演到了精采的地方，大家瞧着高興了吧。

他心裏愈加慌亂，氣已喘不過來，前面雖是大河，但後面是一羣狠，一羣要吃人的狠，他怎敢往回跑？

『死在水裏，總比死在狠手裏要好些。』他想。

看看追到了河邊，他奮不顧身地往河裏一跳，撲通一聲，浪花濺起丈多高，水是這麼深，而且流得這麼急，等他們趕到了河邊，連浪花都沒有半個，屍身早已不知被水推去多遠了。水却仍是不息地流着，好像這裏面添了一個人，與他並沒關係，也許是後來流到的浪，並不知前面曾有過這回事吧。楓山和寶塔仍是掩在朝霧裏，桐車呀呀地唱着，牠們是不管這些的。淹死人不淹死人，與牠們並沒關係。正在走風的船家，更不管這些，他們只知小心地管着他們底風帆和江邊的風頭雨色，「一帆風順」是他們頂高興而且頂盼禱的事，其他，即使淹死了人，也引不起他們底注意的。何況他們在險惡的風濤中，是見慣了這些事的。

王跟兵眼望着河中滔滔流着的水，臉上露出驚惶的顏色，衆人也都望着河中，喘着，唧唧地談論着，間或還聽得出嘆息的聲音。袁七蝦公在三五個人中間，顯然是義忿形於顏色，花白鬍子手捋着鬍鬚，不住地搖頭嘆惜。

『他娘的，』王跟兵知道環境險惡了起來，趕緊收回了臉上驚惶的顏色，手指着河裏罵，『看你躲在水裏，那個不曉得你會水，裝死嚇人，好，我問保正要人去。』

他邁步冲開衆人向後走，但是衆人把包圍代替了閃開，當頭的是袁七，藏在背後的右手握着拳大的石頭，這顯然是將不利於他，原來我們底壯士袁七是倡首來動公憤打抱不平的。但王跟兵並不驚惶，一伸

手，背後的馬刀便拔了出來，雪白如銀的電光在空中只晃了晃，他底周圍便見鬆動，我們底壯士袁七手中的石頭，便掉在地下了。

『呔，讓開！』他大喊了一聲，如銀的馬刀在空中又晃了晃，前面便閃開了一條道路，他大搖大擺地走了。

後面仍是跟着那麼一大羣人，但距離比來時遠了些，而且是緩緩地跟着，所以捧着肚子的胖子也並沒落在最後。

他大搖大擺地在前面走，後面一大羣人緩緩地跟着，這樣，他便走到了聚興茶店，他們也走到了聚興茶店。

店裏的早飯已經吃過，李保正陪着汪隊長吃的，桌子還沒收拾乾凈，桌上擺着一碗只剩了骨頭的鯽魚，一盤五分四裂的荷包蛋，一盤南瓜，一盤油炒辣椒：：：汪隊長正閑閑地抽紙煙。

王跟兵把這事大略地告訴了他，仍是閑閑地抽紙煙，外面圍滿了看熱鬧的人，互相探問和議論嘖嘖唧唧地不止。

『好的，他跳在水裏裝死，眞會拖扭的，』汪隊長丟了祗吸去半根的紙煙在地下，沉吟了一刻，大聲地說，『好的，這時我也無從找起他的，我們要回去消差的，人，我就交給了你的，保鬍子！』

『我：：：我：：：』

『人是交給了你的，下次來問你要人就是的，汪隊長忙接着說，『你是本地人，躲在那裏，你是知道的。』

『走吧，縣長等着消差呢，隊長。』王跟兵肩上了洋傘和籐包，門外站着的人愈聚愈多，議論的聲音變成了呼噪。

『是的，要走了的。一頓飯，二十個葱餅，』汪隊長轉過臉來向正收拾盌筷的細滿大娘說，『你就記在李保鬍子底帳上吧，下回我再來清算。再會，保鬍子，老板娘。』

門外圍着的人叢密得連風都鑽不進，有的竟爬在人肩上看，亂糟糟地呼噪着。

『呔，讓開！』王跟兵大喊，但堵着門的人並不見鬆動。

『殺人抵命，欠債還錢！』不知是那個冒失鬼在人叢中這樣地大叫了一聲。

『那個？滾出來看看！』王跟兵向外面大聲地說。

『那個？他娘的，是好漢就出來的，』汪隊長圓睜着眼向門外氣忿地說，『那個殺人？你親眼所見？不嫌棄，是脚色的，我們同到縣裏去評理！』

『：：：：』人羣中沒半點聲息，也沒人「滾出來。」

『呔，讓開！』王跟兵記起他底馬刀來，拔出來在空中晃了晃，眞怪，人海中便讓出一條路來。

衆人無聲息地注視着他們，他們便在這注視中離開了東鎭。

一時議論聲，嘆息聲，氣忿聲，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種種聲音復作於聚興茶店的門口和街上，其中最表示憤慨的仍然是我們底壯士袁七蝦公，他簡直有眼眦目裂的樣子，至於最表示惋嘆的，那當然推花白鬍子了。

嘆惜了一番，忿慨了一回，議論了半天，到了無可嘆息忿慨議論的時候，像是人生職務已了似地，便各自散去。

細滿大娘那天下午對人說，他早知今天鎭裏免不了有禍事發生，烏鴉在伊門前叫了一早晨，這便是預兆。若不是伊爲人能幹，見廣識多，馬上咒了一番，吐了幾口痰沫，這禍事定會出在伊店裏的，言下大有深自慶幸之慨。

東鎭的人們，仍是如常地和太陽同起眠，忙碌地過他們底生活，死了一個李四長，那算甚麼，那一年不要死幾個人的？

上帝祝福東鎭的人們！

佳節書簡

春冰

一　致我的母親

「每逢佳節倍思親」，古人這句話，說得何其確切，何其淒涼！度着淒涼生活的遊子的我，這時確乎嘗着這「倍思親」的滋味了。

母親！在我小的時候，你那時是何等愛護我，何等憐惜我。身體上有點痛苦，受了你精神上的愛護，慰安，便立刻醫治好了。那時我覺得痛苦之不存在和悲哀之無意義！那時母親的懷中便是我的世界，而天國便在母親的懷中！

後來，我漸漸失去了一切的慈愛，而佔據我所有的天國的，便是我自己的妹妹！這是多們可笑的矛盾！我開始覺得痛苦了，開始感覺失望了；可是始終不明白自己的特權被剝奪的理由。

一天，問過已經出嫁的姐姐，伊笑着告訴我：『因爲你大了！』「大」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字呵！但是我還是我，自己感覺不出有什麽內心的變化；而失去了母親的關心，却是無可如何的事情了！

對小妹妹的嫉妒證實了母親的不愛我，那時我也想出去家庭，到外面尋求友伴的愛。或者是尋得了，但是多們苦悶多們自私的愛呀！我寧可閉上屋門，或是跑到荒無人迹的地方，脫離現實的樊籠，而尋求古人的愛了！在最初，得到一種感覺不出的安慰，可是漸漸又覺得古人的愛之專制與空虛！又恰巧在那時，給我生活開了一個新紀元！而優美的異性，在我的腦中具體化而出現在我的眼前！

「異性的愛是多麼誠摯，多們熱烈，多們溫柔，多們動心呵！」自然，再親切再堅固的情感是沒有的了！在認識了我的伊（其實伊並不是我的，以後也不會是我的！）以後，對於母親，曾幾次背叛，這自然是感情盲目的衝動，同時也是對「母親不再愛我了」這種諷刺的一種報復。

這時，妹妹自己也背叛了母親而放棄了伊自己的樂園！

我曾經爲了伊，犧牲了物質上的快樂；曾經爲了伊，犧牲了旁人贈與的幸福；爲了伊，拋棄了一切精神上的慰安；爲了伊，毀滅了自己游離的意志；但是現在呢？

我所得的只有痛苦的空虛，勝利的失望！伊是高不可及的嗎？伊有如天涯地角雲霞中的大理石像；伊是無足重輕的嗎？伊有如蠕蠕而動塵寰中的平凡動物！伊是有心的嗎？心却在飄渺的西南風中；伊是無心的嗎？對其餘的人，却又溫存柔綺。只有我，這背叛了母親的青年，得着伊應當給的贈品——失望！

母親，你許背叛了的你的兒子懺悔嗎？

我現在只要拋棄了一切，回到你的懷中，用熱淚洗淨了我漂泊的心靈，靜靜的在我的樂園中祈禱：『母親呵！你容我懺悔吧！我願永久棲在你的懷裏，流我那純潔無辜的熱淚，放我那愛好天然的聲音——因爲你，在這世界中也只有你一個人——是愛我的呵！』

二，致我的亡姊

姐姐，你的弟弟又在這裏喊你了。母親最愛的，便是姐姐和我兩個人，而姐姐最愛的又是我；所以雖然四季之神嫉妬，使你和我永別，但是我的心中，永久留着你的寶座。姐姐，從前受了旁人的欺侮，總是伏在你的懷裏痛哭；受了母親的責罰，也只有尋求你的慰撫。現在呢，慈母遠離我在幾千里的天邊，我每日恃以爲生的糧食又只有侮辱；我想哭我想放聲的痛哭，但是他們不許我哭，他們強迫我對他們不自然淒慘的笑着！而我的姐姐呢？你又在另一個世界，不但不管我而且不知道有我了！

姐姐，我脫離了慈母的懷以後，我覺得姐姐就是我，而不是別一個人，我也就是姐姐的一部分，而和其他的人沒有直接的關係！那時夏天我們在鄉間避暑，你總是背着我，不管天是怎樣的炎熱無情。我說要唱，你就陪着我唱；我說要玩，你就教給我玩。我一天一定要泅水時你的焦急，和我騎在背上打你嘴吧時你的痛哭，都在我童眞的心裏，刻下極深刻的印象。因爲無論怎樣你只有愈加愛我，使把那印象之花灌溉含苞欲放了。

到我入學的時候，我也希望你入學——那時是爲你想還是自私自利，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不過我學的功課回來你都會了，也給了我不少的快慰。到夏夜，坐在荷香下寫文章，你也不怕自己熱，用扇子替我驅着蚊虫的惡魔，我便覺得異樣心喜，於是作出的文章，也有姐姐的影子在內了！

姐姐，我們這樣的相親相愛着，不曉得什麼惡魔，盤踞了他們的心，一定要你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結婚，而必須拋棄了你心愛的弟弟！那時你收拾箱籠，一樣一樣的送給我東西；我那有心要東西呢，只眼呆呆的看着那要捨我而去的親愛的姐姐，誰知現在這些東西倒成了我憑弔的資料，而給了我不少快樂回憶的悲哀！

姐姐，說不出什麼緣故，我始終莫明其妙的恨着我的姊丈。雖然他很愛，你也很希望我去愛他，但是心中的不平和懷恨，却一點也沒有消滅。而且我認爲你之棄了我們而去，他實在是咎無可辭的主因！自然，現在他又和另一個女子訂婚，應當更惹起我的忿恨，可是我倒啞然失笑，他已消滅在我的心中。

姐姐，你在新婚期中，也曾想起你那失去一切的弟弟嗎？你常常問母親我爲什麼不到「你們的」家去，你那裏會感覺到我從「你們的」家裏出來，心裏是多們難過呢？你看我那種喪魂失魄的樣子，又知道我有幾個喜歡我又有點崇拜我的朋友，於是對母親提議，要我早點結婚。你那裏知道，那種深刻的悲哀，豈是結婚可以解除的？更何況我又是認結婚爲不良制度的一個人？

在你懷中快有小寶寶的時候，大家都因爲「早生貴子」這個古語喜歡着，你也拿旁人的歡喜慰藉着自己的痛苦：你又那裏知

道，你的弟弟却爲這件可喜的事替你難過，替你流淚呢！

母親對我說，『你得了個大姪子，』那時我除去黯然以外，並沒有什麼感覺；直到伊又說：『不過你的姐姐不很舒服，』我才惶恐，才着急。在旁人抱着娃娃笑的時候，我却坐在你病牀的旁邊哭；他們看你病重了在外間屋子哭的時候我却坐在你的旁邊默然的祈禱着。一想起我給你削好了蘋菓你咬時的急切，和想喝凉水而嘗出我給你的是菓子露那時的忿慨，直使我不自知的失聲大哭！

你終於離開我們了！本來這汚穢的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貪婪，沒有什麼可以戀棧，只是捨棄了以你爲整個的人生的弟弟，也未免有點太忍心吧！

他們在有人來憑吊的時候都是放聲大嚎，我的淚却只在枕上心裏留其痕跡。這種存在我心裏的熱淚，因爲是紀念姐姐的淚珠，便也覺得異樣可貴了！

姐姐！你沒有捨我而去，你還在我的心中；姐姐，我沒有丟失了你，我周圍這時便是你和愛的空氣；而站在我眼前的不正是你嗎！？

三　致似曾相識的三姐

三姐，我知道你不承認是我的姐姐，而現在見了你小弟弟的名字也許以爲不相識，至少不過是個似曾相識的弟弟。但是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一生的姐姐！

我之認識你是在七年以前。那時我還完全是個天眞爛縵的孩子，雖然旁人看見我都以爲我是『半開化民族』之一員。

我離家而住在學校，也是從那一年起。在家中有慈祥的母親，溫柔的姊姊，活潑的妹妹，伊們都是我快樂的原子，但是到了這素不相識的學校呵——教員們都是漠不關心，同學們只有互相猜忌。尤其是我兒童的天性，成了大家的笑柄！離去了甜蜜的母懷，坐上了諷刺的針氈，這是多們難過的事呢？

我那時眞有痛不欲生之感，我不明白人類爲什麼要生。難道人生是一種責罰麼？我尤其不明白人類爲什麼要長，難道受氣是一種定理麼？我要咀咒一切，我要咀咒人生，我要咀咒我己身的存立！

正在我登在失望的峰巔，要往死之黑海裏跳的時候，半空的祥雲中來了我的安琪我的三姐，你！

母親和姐姐的愛護和溫柔，你都同樣的給我，而母親和姐姐所沒有的鼓勵，你也給我，要我努力。一天，在自己伏在自修室桌上哭得極痛的時候，便拿了圖畫的紙，寫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三姐』幾個大字，後來放在家中的讀書室裏，看着不但是一個座右銘，而且是一種安慰；再一看見上面斑痕的淚點，又是一去不返天眞的回憶了！

我所以讀書，我所以立志，完全是因了你，同時，也完全是爲了你！我人格之所以形成，也完全由於你的意匠。你知道的，世界上那一個人是我佩服的，是我信仰的？我在宇宙上找不着信仰，也尋不出意義，同時感得自己也是無意義，因爲空虛的悲哀佔據了我的心靈。自己有了我的三姐，我才相信世界上有與人不同的神，我的神便是三姐！我覺得我有了崇拜的對象，覺得有了靈魂的主宰，總之，三姐便是我生活的意義！

我們覺得，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清醒

；也只有我們一同讀書，是世界真正的快樂！有一天，我記得受了你的責罵，因爲要我講了兩首民歌：到「我寧可死去，不願旁人分去你愛情，」和「世界上我愛的只有你，我便爲愛你所活着」兩句時，我的兩頰突然發熱，我的心跳同時加速，而我的兩手也不自知地顫動起來了。那時，你揚着頭睜着眼睛看着我，彷彿好奇的樣子，接着便驚顯色的對我說：「你這樣還能念書嗎？」後來，你也突然感着有點不自然，默然地緊緊地握着我的雙手——

後來我們一同讀書的權利被剝奪了，原因自然是我們的母親基於世俗意見的誤解——伊們希望我們將來用世俗的關係在一起，在伊們還是一種好意呢！

自從離開了姐姐的跟前，姐姐還是超然獨立，潔然青蓮，而我，在和環境奮鬥了幾年之後，自覺弱小者的薄弱，而相當的屈服了。這個社會裏的事情，沒有一件是可以作的，我却以爲沒有一件不可以嘗試的，因爲這一件是可以作的，我却以爲沒有一件不可以嘗試的，因爲這正是遊戲人間的好方法。

官僚羣裏我混過，軍閥隊裏我玩過，乞丐不如的新聞記者，也曾作我的事業，猶大世界的所謂商務，我也曾當作我的天職。到了女學校裏，受過蜜絲們的包圍；到了歌舞場中，受着優伶們的玩弄。這都是我生活的嬉技，而都是三姐心中認爲大逆不道的罪惡。於是由隔膜生出來的誤解，傷損了三姐心中對我的慈愛之花。對我誤解的蕭曲便認爲我是墮落；其中我受了信仰以後精神上的痛苦，便是最知道我的三姐，又何嘗感覺得出呢！

「道不同不相爲謀！」只這七個字便定了我的命運，宣佈了我的死刑。我從茲便沒有見我三姐的機會，我也沒有再見你的勇氣！

聽說你現在除去讀書以外還學佛，這也給我不少的痛苦！自然，這在塵海裏浮現的我，已沒有對你訴說任何情感的權利；只是那種甜蜜，光明的回憶永久存在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神明！

姐，我現在不敢求你救我了，我知道我沒有這種權利；我所敢希望的，只是用那回憶的光明，作我奮鬥的原動力！

三姐，你那假曾相識的弟弟要和你永別了，這便是他最後的贈與。

四　致「不知何處去」的小女郎

「心愛的小妹妹！」恕我這樣稱呼你；但這是心的聲音，我自己也無法遏止，還請你原諒吧！從小見你的我，現在一在天涯，一在地角，雖信都不能通，在這稚弱純潔的心靈中，也許並模糊的餘影而不存，但是懷憶的悲哀，却在我心中被灌溉而長大！並且用了悲哀之花來裝飾我的心了

這就是我無告的呼聲吧？

妹妹，從你很小很小的時候起，我對你的天才和活潑就特別的注意。那時候，在炎日方落西山，我們同着婉，蘭，四個人演兒童劇。你演的人魚公主那個角色，很給了我不少美麗的幻想，到如今還留下不少甜蜜的回憶。後來我不在家裏住了，我們見面的機會自然較少，不過蘭妹和我的信裏，總不少關於你的事情。後來我看着你天才的發展，詩性的養成，我心中也得了不少同情的安慰。只是那時我正在無聊的情海裏浮沉着，無暇顧及我心愛的小妹妹！你對我的迷戀也只發出旁觀者的冷笑

，而不肯用上帝賜與的智慧，來指示我的迷途！

我在情場裏得志失意，失意得志，一共有三年之久，你只躲得遠遠的，研究你自己的文學！

後來與你同列的一位小妹妹征服了我的心。佔據了我心中的寶座，你才覺得忿然不平了。

最難忘的一夜，外面的雪是那樣的大，北風颯颯的吹得異常可怕，屋中只有熊熊的火爐，和那慘淡的燈火陪着我們過那極長極長的夜。蘭妹早一頭倒在牀上睡了，你坐在我的懷裏和我在那大搖椅上娓娓地談着文學。你的眼睛向上尋求着我眼中的靈魂，我的心便隨着你的共鳴的跳着。在這一刹那間，我們的心靈合而爲一了，我覺得世界中只有我和我的小妹妹，我們相忘在兩唇密接中！

後來你對溟常常不滿意，而有時不平的話竟溢於言表，我沒有權利在你們中間說什麼，只是我想：『你何必對伊嫉妒呢？我也許愛伊，但你是我心愛的小妹妹呵！』

最淒涼的一夜——我對周圍的人都宣戰了，爲了你；你從周圍的人受了委曲了，因了我。我知道你一定在我屋裏等着我，便不等公事辦完就回去，誰想到路上頂着雨被泥滑倒的便是你呢！看你一身泥濘的樣子，我心裏眞是難過極了，抱着你坐在車中回到家裏，母親和蘭早入了甜蜜的夢鄉。我背叛着自己，一定要你回去，但是車又沒有，而且天已子夜，我尤其不放心。加之，你也不願意回去，只好想一個方法度過這恐怖之夜。王媽提議說：『下棋吧，』但是下棋有什麼意思呢？我無意中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泰戈耳的奇特拉，我便指着英文給你講起來了，你也凝心靜氣的聽着，五十多歲的王媽，一邊聽着，一邊點着頭笑：『少爺講得眞明白！』其實伊那裏懂得裏面的意思呢？

阿求那（武士）吾其夢耶？湖濱所見，果在彼耶？頃者

薄暮，吾適坐於泥苔，而冥思既往，忽見一絕色女郎，出自幽林，而立於水濱石上，吾以爲彼足所踐之地，其將樂而興起乎；彼所衣之霧縠，亦將狂喜而化氣，如東山雪嶺之朝霧乎，彼俯視湖水，而自見其容，初則愕然而驚，繼而嫣然而笑，偶一揮手，不意自鬆其髮，髮及足，且曳地焉，袒其胸而自視其臂，則骨肉停勻，美玉無瑕焉，俯其首而自觀其身，則春花吐艷，膚如凝脂焉，驚喜之色，形於其面，若夫白蓮之萼，晨興而俯見己影，有不自驚終日者耶？有頃，喜容漸斂，而兩目微呈憂色，遂束其髮，披其紗，徐嘆而去，猶如美麗晚景，漸轉入夜：：：：』

（吳致覺原譯，原文爲：

Was I dreaming or was what I saw by the lake truly there? Sitting on the mossy turf, I mused over bygone years in the sleeping shadows of the evening, when slowly there came out from the folding darkness of the foliage an apparition of beauty in the perfect form of a woman, and stood on a white slab of stone at the water's brink. It seemes that the heart of the earth must heave in joy under her bare white feet. Methought the vague

veilings of her body should melt in ecstasy into air as the golden mist of dawn melts from off the snowy peak of the eastern hill. She bowed herself above the shining mirror of the lake and saw the reflection of her face. She started up in awe and stood still: then smiled, and with a careless sweep of her left arm unloosed her hair and let it trail on the earth at her feet. She bared her bosom and looked at her arms, so flawlessly modelled, and instinct with an exquisite caress. Bending her head she saw the sweet Blossoming of her youth and the tender bloom and blush of her skin. She beamed with a glad surprise. So,if the white lotus bud on opening har eyes in the morning were to arch her neck and see her shadow in the water, would she wonder at herself the livelong day? But a moment after the smile passed from her face and a shade of sadness crept into her eyes. She bound up her tresses, drew her veil over her arms, and sighing slowly, walked away like a beauteous evening fading into the night.)

讀完這節，我忽然夢幻似的覺着異樣的感覺；直到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才定着了神。

到了這一節——

奇特拉　不可，不可，始見其熱心注視，似餓鬼伸手欲攫；繼覺其切迫之情，形於遍體，若將破除其束縛，終則揮之如乞丐，而使之去——不可，不可，

Chitra No, impossible. To face the fervent gaze that almost grasps you like clutching hands of the hungry spirit within; to feel his heart struggling to break its bounds urging its passionate cry throgh the entire body—and then to send him away like a begger—no, impossible.

你又突然的投到我的懷中，紅鉛筆墜地的聲音嚇了似睡未睡的王媽一跳，伊連問「怎麼啦」？你只說有些頭痛；這夜便一頭痛」着過去了——

這便是我們末次的會面。早晨你哥哥接你走後，便沒有接到你的音信了。

我信也寫過，人也託過，自己也去過，結果都是枉然。你的倩影，是永久離開我了。前幾天蘭妹來信，說見着了你的嫂子，你却到開封去了。也許你真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到了不可知的開封，也許是你家人非善意的說謊，那我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那夜的奇特拉，已經是我們末次的相見了。我在社會的海裏浮沉着。只希望你站在人生得意的峰巔，看着我這可憐的動物，而予以殘酷的冷笑吧！





銀幕漫話（續）

（禁止轉載）

心冷

滑稽影片與滑稽穿插

只要是時常看看電影的人，誰都知道「賈波林」（Charles Chaplin），這就是因爲在那兩本滑稽短片風行時代，他曾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因此那些外行的觀衆只要瞧見了有小鬍子的演員，一概都叫他賈波林，正和一般人將偵探長片中間的女主角都做伊「寶蓮」「Pearl White」一樣。

滑稽影片之所以受人家的歡迎，就因爲一般人到電影院者，大半都是抱着消閒散悶的心理去的。跑到裏面，一看滑稽片，嘻嘻哈哈一笑，什麽悶氣都赶跑了。到了現在的趨勢，滑稽片已經由兩本增爲整本，此外又像「拳師豔史」「Fighting Blood」「電話司機女」「Telephone Girl」都是代替了長篇偵探片，而變成了長篇的滑稽片。

外國的滑稽片，在從前總脫不了「胡鬧」兩個字的範圍。不是用酒瓶打人家腦袋，用麪粉打架，就是叫一個穿得很整齊的人跌下泥潭，一個上等人忽然失了褲子。像這種引人發笑的方法，看上四五十個片子，至少有一半是相同的，看久了便要覺得索然無味。後來電影界漸漸的覺悟了，覺得在滑稽片中要是和情理差得太遠時，無論如何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現在的趨勢，已經改爲有意義的滑稽影片了。

就幾個出名的滑稽家講，賈波林當然是最先成名的了。他的特點，決不在那小鬍子大鞋和手杖，也不在他那聳肩和那奇怪的走路。因爲他所做的片子，大半都是描寫貧民生活的，都是和奢侈的生活來做比較而顯出貧民的苦痛的。他的「尋金記」（Golden Rush）一片，無論那一個小片段中，都包含着深邃的意義，只要你能細細的去尋，結果可以使你得到一個從笑聲中發出來的悲淚。

其次當然要算「陸克」（Harold Lloyd）了。他之所以受人歡迎，是因爲他的服裝總是代表漂亮少年的。他的特長，在能運用許多人家所意想不到的方法來引人發笑。在他的作品中，我以爲只有「祖母之兒」，描寫懦弱者的心理，比較的最有意思，其餘不過是將「驚險」聳人而已。

還有一個裘斯開登（Buster Keaton），實在是一個又冷雋又有深意的滑稽作家。在他的影片中，他始終只有一副冷氷氷癡獃獃的臉，可是人家却見了他非笑不可。他善于運用機械，又能在合乎

情理的事實中去推想出可笑的事實來，所以就我個人的意見，裴斯開登比陸克要高一籌。

此外像西德賈波林Syd Chaplin 鄧尼Reginald Denny 馬德穆爾Matt Moore 康克令Chester Conklin雷孟葛萊菲 Raymond Griffith 哈萊蘭登 Harry Langdon 島格拉斯 馬克靈 Douglas MacLean 查爾斯馬萊 Charles Murray福特史德林 Fordsterling 拉萊西門 Larry Semon都有他們的特長，可是也都有欠缺的地方。

因為滑稽影片受人歡迎，於是美國製造的影片中幾乎沒有一個片子中不加上些滑稽的穿插。這種穿插，一方面引人發笑，一方面有時也可以幫助劇情，使它格外描寫得有力。我姑且舉一個例，像「少奶奶扇子」中的三位中年婦人，用頑固的眼光觀察一切，一刻不停的議論別人，于是使劇情格外深刻。

總之上乘的滑稽影片，是以冷雋取勝的，並不在乎熱鬧。笑料是從極平常極普遍的事物中尋出人家所見不到的矛盾和罅隙，正不必一味的炫奇。而且滑稽片的演員尤其難做，因為稍微鬆些懶，便覺得不夠分量；稍微過火一些，又覺得惹人討厭。

在中國的影片中，我始終不曾找出一個及格的滑稽角色來。這是因為中國的戲劇中——不論舊劇和新劇——向來丑角的特長，是以言語詼諧取勝的。電影中的滑稽演員，對於滑稽的表現，沒有一點標準，不是學賈波林，便是變成舊劇中丑角。又像各公司裏，因為明星公司裏有了一個胖子黃君甫，於是好像每個片子中非找一個胖子不可，這種思想，實在顯得太幼稚了。因此，在中國電影界中，更說不到滑稽影片。

「新劇化」的中國電影

在中國電影裏，不但是滑稽角色，容易做成了舞台上的丑角，就是其他的一切，也脫不了新劇的色彩。所以會有這種現象，不外幾個原因。第一，是演員不曾明瞭舞台劇和電影的不同之點。第二，是電影公司為圖演員省得練習起見，多招新劇演員，充當電影演員。第三，因為導演是缺乏經驗，無形中也沾染了新劇的色彩。

不明瞭電影表演的演員們，以為做電影和上台一樣的容易，在開攝的時候，聽了導演的話要怎樣做便怎樣做，他們唯一的動作是指手畫脚，假使要「特寫」時，他們本來不曾去研究面部表現，等到鏡頭對準了面部攝取時，便覺得很不得勁，一味的做作，使電影的精彩完全消失。而且大部分的化裝，又是完全用的是舞台上的方法，到了電影中便完全失真了。

招新劇演員做電影，是明星公司開的例。因為鄭正秋本來自己就是個新劇家，再加上張石川巨川弟兄又經營新劇，所以臨時要演員時，就向新劇界中拉人。這個例子一開，於是天一公司因為邵醉翁的關係，大中國因為顧無為的關係，開心公司因為汪優游的關係，都將新劇演員搬上銀幕。肯下些研究功夫的呢，成績自然比初學者要熟練。——像周空空的面部肌肉的運動的確有進步。老牌氣改不了的呢，依舊還是那樣東跳西鑽。——像顧無為在

「誰是母親」中，和在舞台上一個樣，絲毫沒有改變。

舞臺面和觀衆是相對的，中國舞臺上的布景又都是正面的，中國舊劇裏道具的陳列、劇中人的坐處和平常的舉動，又是千篇一律的。至於電影中間，攝影機的地位，是可以隨着攝影時的便利而移動的，而且鏡頭的高低偏正，和劇情方面都密切的關係。那一般沒有經驗的導演家，他本來就不知道要怎樣的攝法，纔算恰當，只知道將攝影機從正面攝取，而且有時是先攝了佈景，然後演員再一個個走出來，簡直是替舞臺劇攝了幾捲活動照片而已。

但是，我並不反對新劇演員充當電影演員，因為在新劇界中也的確有許多肯下功夫研究的人，只要他們能夠明瞭電影和新劇的異點，以及電影表情的重要之點，自然能有良好成績。所以電影公司要招集新劇演員攝製影片也好可以，祇須先費些功夫，加以一度的訓練，自然就不會被受到「新劇化」的名稱了。

我在電影界中的一次試驗

當我在上海新聞界服務的時候，因為平常喜歡看電影，所以凡是有新片出世，因為要觀察它是否有進步，非看不可；又因為在職務上非批評不可，於是更非看不可。假使平常為消愁解悶而看電影還不就像過眼雲煙似的，隨它好壞全不關我的事；但是因為要比較它們的優劣，指出它們的謬誤，於是不論是中國影片外國影片看的時候不容我忽略過去。起初固然覺得十分不舒服，但是久而久之，對於導演，攝影，表情方面，都能找得出濃厚的興味來。因此電影便變成了我的特別嗜好。

當三年以前，我曾發了個奇想，很想投身到電影界中去。有一次和明星公司的鄭鷓鴣君談起此事，他也十分贊成，後來因為別種原因，不曾能夠實行；但是這種心思，始終不曾拋開。

後來的兩年中，因為和電影界中人時常接近，對於電影公司內部的一切情形觀察之後，比較從前要減少不少的隔膜。但是我想一般批評電影的人，不過僅在銀幕上看了之後，回去提起筆來就寫，稱讚這個演員好，批評那個演員不好，有時候不曾顧到演員方面的許多為難，這也是事實上所難免的。所以我對於到電影界中去試驗的心思，又狂熱起來。

去年春天，長城公司的侯曜，正預備攝製「僞君子」，有一天和我談起，他以為如今電影界中人才缺乏，男演員大多數的習氣都是流於輕浮，在僞君子中的一個法學者林國傑還不曾找到相當的人。他又說：「像林國傑這個人，如果你扮演時或者要恰當些。」這時我想正是我試驗的大好機會，於是告訴他我可以幫忙，試驗一次。這時候我心裏所怕的，就是因為我從來不曾上過鏡頭，萬一要是做壞了，豈不影響到全劇的精彩。但是侯君很勉勵我，叫我不要膽怯，結果決定加入。

第一次攝的是林國傑由美國回來，知道劣紳正派人在家裏逼他的母親，要奪他家的財產，跑回家去救他母親，這是在攝影場裏攝的。當我跑進去奪高比天——劇中人名，劉繼羣君飾——手裏的刀時，用力反扭了他的手，這時導演者招呼要攝「特寫」了，於是只得停止繼續。等攝影機移在我們面前單攝手部時，導演者要

我用勁，使高比天鬆手，刀子落下。這時候我纔知道在一幕中或是一個動作中，有時爲要攝「特寫」時也得停止了再來，這實在是表演時容易不接氣的大原因。隨後將高比天交給警察，我和妹妹——翟綺綺女士飾——安慰我的母親，——王謝燕女士飾——當時那母親是坐在沙發中間，子女分坐兩旁，在劇中母子要握着手說話，這時我心裏覺得不自在，因爲王女士和我素不相識，如今要握伊的手，似乎總不自然；但是轉念一想，以一個別了多年的兒子，在母親受了驚嚇之後的安慰，應當怎樣的懇摯？那麼我只有當伊眞是我的母親，忘却我自己纔行，這麼一想，纔不覺得有困難。

第二次攝的是不相連續的兩節，前一節是寫林國傑要回家救母親催着汽車夫加快速率開駛，而且要等火車經過時，開過火車的前邊，以表示車行的快，這是攝影者的事，我的表演並不吃重。第二節是寫林國傑回國後投宿旅館的一幕，是借一品香旅社的大門做配景的。這時候我臉上塗着油彩，比較本來的膚色要黃得多，當演員的車子經過熱鬧的街市時，已經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等一到一品香門口，人家瞧見攝影者搬了攝影機下來，便將那門口圍了起來看熱鬧。這時候在許多人注視之下，我很覺得不自在。幸虧只攝取從車上下來進旅社的一小段，如果在門口逗留的時間長些，或是還有什麼動作表情，我自己知道非糟不可。

第三次攝的是在一個市長就職的全場中，林國傑當衆宣布僞君子——新市長——的罪狀，又在原來的會場中攝取林國傑就市長演說時的神情。當我進場的時候，僞君子——黃志懷君飾——正就新市長受他黨羽的歡迎，我一躍上台，宣布他的罪狀，指出他作罪的種種證據。這時候因爲已經攝過了兩次，比較的膽大些，當着台下的許多人，說話還不十分胆小。但是這天因爲不單是我的戲，在同一佈景中還得攝別人的戲，所以有許多「特寫」都延到第二天補攝。第二天去的時候，攝影場中只有我們有戲的幾個人，導演者叫我到台上演說，攝幾個「特寫」，這時我十分難爲情。因爲前一天攝影時，台下坐滿了歡迎會中的來賓，我說話有人聽，如今叫我一個人說話，要當做台下有不少人聽的神氣，比較的又難些。但是事實的確非如此做不可，只得硬着頭皮，一個人在臺上發瘋。不過從這一次的經驗中，我試驗出影片中有許多毛病都是在補攝那「特寫」時發現的。像在我第一次攝影時的「特寫」，不過是在一個連續的動作中停頓一下，所有環境和時間，完全不曾改易。「特寫」到事後再補攝時，不但環境時間完全不相同，而且演員的情緒也不能前後一致，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第四次所攝的是林國傑在旅館中與刺客爭鬭受傷，被他的妹妹和伊的朋友所救的一幕。從刺客以找人爲名進屋，直到爭鬥，是連續不斷地攝的。不過因爲要顯出是眞的鬥毆，於是不得不大用力氣，所以這幕要算是最費力的了。自從我被刺客擊暈以後，我隨便人家搬弄，直到被妹妹扶到榻上，一聲聲的叫我，叫了不應，伊聲音凄楚似乎要哭的時候，導演者叫我蘇醒，我纔慢慢的醒來。聽了妹妹告訴我家庭中被僞君子搗亂的情形之後，導演者叫我表示「又悲又恨」，「要攝」特寫」，這時我倉猝間想不出怎樣的表演纔好，結果在試映時我看要算這一個特寫最不成樣子了。

我自從經過了這一次試驗之後，於是感覺到平常所看的中國影片，有許多我們認爲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半固然是演員太壞，一半也是事實上的困難。由此更可以知道在電影中的表演，假使不經過一番訓練，實在是不容易做的。我這一次的試驗，自己看了，十分的不滿意，等第二次預備在民新公司再試驗時，便因爲要到天津來而中止了。但是，我覺得我以後能有機會時，還得繼續

我的志願。

一般所謂「明星」者的生活

當我加入電影界的時候，一般朋友都很不贊成，以爲我們在新聞界服務的人自有相當的地位，不犯着和那班被人家所蔑視的「明星」去做夥伴。當時我竭力的反對，而且覺得對於電影事業抱着熱望而自己有正業的人不加入電影事業，中國電影事業是不會有希望的。所以他們無論如何勸我，我不曾聽從。

上海社會的一般人，本來是喜歡看人家跌在泥潭裏而引爲笑樂的，所以對於電影女演員的墮落者，更喜歡胡鬧，於是將電影女演員的地位，硬擠到十八層地獄以下。

現在的女演員，差不多十個中間有九個是因爲維持自己的生活而投入電影界的。在目前中國的電影公司因爲經濟的關係，對於演員的報酬實在太菲薄。演員的薪金有些是按日算的，有些是以攝完一個片子給多少錢算的，至多額數，最優的演員每月也超不過三百元。而且所有在劇中應用的衣飾，也得演員自己供給。如果伊在一個片子中，要飾一個富家女子，那麼伊所得的薪金，大概只夠做幾件衣服，於是使生活方面受了影響。

一般女子的心理，大半都側重虛榮，聽見別人是怎樣的裝飾，怎樣的闊綽，雖然忍着痛也非賽一下不可。上海是個銷金之窟，你放開手儘用是沒有底止的，當然這班女演員中也有抱這種心思的。於是在收入的款項中，又得支出一筆「時髦大出風頭費」。

上海社會中，自有一班仗着幾個臭錢以破壞女子的貞操爲笑樂的魔鬼，用黃金之色來換女兒的清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當然有意志薄弱的女演員，入了他們的陷阱。而且在這種生活中經過後，奢侈生活的習慣是已經速成了。有錢的人是沒有眞情的，過了一陣，他早又戀上新歡了，於是這個被引誘的女演員一方面因爲過不慣清苦生活，一方面覺着一不做二不休，率性從此墮落；因爲美貌的女子肯用貞操換錢，這是用不着登廣告而一定能吸引人的。這一種是爲環境誘惑逼迫而墮落的，究竟是少數。

在攝影場中，當然是男女合作的。如果男女演員因爲時常配戲的原故，情感方面總比較的容易融洽；尤其是表演一對情人的演員，格外容易使對方的情感在無形中受了戲劇的影響而增進了，在現代的社會中正當的戀愛已經不能算是罪惡，那麼在電影演員中也難免有這種情事。可是人類的心理總帶着嫉妒的成分的，自己得不到時，便想法子去破壞別人；或是去離間了雙方的情感，使他們發生裂痕時自己可以去賣弄殷勤。譬如男演員A和女演員C發生戀愛，男演員B在旁邊妒忌。B如果吃了A的虧，或是受了C的嚴厲的拒絕，于是便只有用破壞C的名譽的一種卑劣手段。萬一B的能力比A大，居然從A方面奪到了C，那麼A因爲失戀的緣故，也會造出一種謠言來誣蔑C。因爲一般男子的脾氣是只許自己佔勝，不肯吃虧的，於是女子便做了戰鬬中的犧牲者。而且現在的社會是不會分辨是非的，聽到一句話，一傳十，十傳百，將電影女演員的人格，說得半個錢都不值。一種是被人家誣蔑的，究竟要居多數。

所以就實際上講，在如今的電影界中墮落的分子究竟還是少數。爲免除電影界的不名譽起見，我以爲有兩種方法：第一，是公司方面要爲演員的生活着想，取舍儘不妨嚴格，酬勞却一定要適合他們的需要。第二，是希望有電影趣味的男女，抱着提倡電影事業的志願用犧牲的精神加入電影界。如果有一天電影界能實行我以前所說的「電影村落」的計畫時，那麼這種事情當然更不成問題了。

苗猺犵狫奇俗志

（覺迷）（一）

湖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之處。自古居有苗猺犵狫。而其風俗則與漢人迥異。且每多奇特。略志於左。

苗民依山結茅屋。室多湫隘。亦有瓦屋者。每屋三五間。每間五六柱。無層次定向。亦無窗牖墻垣。繚以茅茨。簷戶低小。出入俯首。右設一榻。高四五尺。中設火爐。炊爨坐臥其上。名曰火床。翁姑子婦兄弟妯娌。羣處無避。惟夫婦同被。女長則別設一床於右。客民宿其家。任其雜處不怪。居無常處。蓋室經死人。即遷而之他也。

苗民每屆夏日。男女共浴於河。婦人見客。惟手護其兩乳。餘則弗避也。

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其年月。而暗與歷書相合。性善記。懼有忘則結於繩爲契劵。刻木以爲信。蓋猶存太古之風也。

苗民於新年初二三日。以雞毛紮爲燕。男婦執板拋擊以爲樂。直至初五以後始止云。

苗民日常兩餐。春夏始三餐。以粟包穀諸雜糧爲飯。於蔬菜石螺。則俱生啖。於畜肉。則用火燎去其毛。烹而食之。得魚爲貴。得鹽寶之。恆以一撮。置掌中舐之。以爲美。渴則飲水於溪。惟客至。則煮薑椒湯以示敬云。

苗民遇水旱疾疫。亦知卜筮。曰拋木卦。剖木爲二。擲之於地。視其仰覆向背。曰鈞梳卦。以線懸梳而禱。視其所向。曰鷄蛋卦。以鷄蛋置器中。向日咒之。咒畢卵定。以煤誌其左右。熟而分以線。視黃白之厚薄。曰着鷄卦。持鷄於野。插五色紙旗於地。繞以楮錢。擊竹筒禱之。然後烹鷄。取其兩腔。以竹鍼測骨孔之淺深。其吉凶休咎。率卜於是數者也。

苗民於五月。逢子寅午日。則祭祖先。先月將牛馬鷄犬諸畜。用木關其足。使不能飛走。藏置幽僻之所。既祭。舉家老幼。避入山洞。名曰躲鬼。是日不舉火。不飲食。道路相值不偶語。盜賊攫物不敢問。夜臥不敢轉側。蚊蚋噆其膚。亦不敢觸。懼鬼覺也。（未完）

時人彙誌



李石曾

李煜瀛。字石曾。年四十六歲。直隸高陽人。前清相國李鴻藻之子。少有大志。游學巴黎。與張繼蔡元培汪兆銘吳稚暉等。組織革命團體。奉社會主義。復創辦豆腐公司。歐洲人之食豆腐。自此始。民國以來。不受官職。從事教育事業。與吳稚暉等設留法勤工儉學會。資助寒士求學。又在北京設中法教育協會。在香山立孔德中學。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此次爲主張反共清黨最力之一人。

中華滙業銀行

資　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四五九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東局二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　二二九六七

文書課　二二二七四

京行電話

總經理室　三三九六九

營業科　東局二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二二五七四

文書科　三三三〇八

總　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

定價表

[illegible]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一 底頁外面及[illegible]
一 封底面裏頁照表加[illegible]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及[illegible]
一 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
一 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illegible]
一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款出版時收清
一 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一 廣告文中西均可
一 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illegible]週報社
總發行所 [illegible]週報社
印刷者 [illegible]
代售處 [illegible]

[illegible]倚枝書局
[illegible]

開封 統一派報社
成都 昌福館華陽書報流通處陳岳安
雲南 省城內洗馬河十五號社會新報館